

毒城劍俠傳



德五年十月十七日印刷
德五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青城劍俠傳每册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刷人 黃賡颺

奉天大西關利昇慶胡同三三

印刷所 洪順德印刷部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處 洪順德

青城劍俠傳（卷十三）

第一回

往事愴神故人第宅招魂祭
銳身急難長路關山仗劍行

可見事有前定 徒勞無益道 兄不信祇命兩位師姪往觀自知分曉 姚金二人在旁聞言早
不等吩咐往外跑去 到了洞外石坪上一看 原裂石隙封鎖依然 碧蘚豐茸全無動靜 方喜
寶物未失 尚可尋取 猛一眼瞥見右側石邊上 苔痕濃淡心疑有異 過去仔細一看 竟是
幾個人手攀援之跡 越發心動 再低頭一看 邊沿上裂有一個石縫 大小與日前現書縫隙
相同 祇是深極 還當寶物猶存 忙削了一枝長藤 探將進去 再將寶劍放入 借劍上光
華一照 其深竟達兩丈 隙中空空并無一物 隙口微現人手掌印 與兵刃鈎劃之跡 來人好
似攀着石沿 用長鈎之類兵器伸入 下手竊取四顧雲山蒼莽 巖谷幽深靜蕩蕩的 不見人
踪但有飛鳥 知道逃人不遠 無可根尋暗恨自己 不該終日在洞中 看兩位師長 取那仙書
不曾留意洞外 以致寶物失去移悔無及 祇得廢然歸報 明夷子笑對大呆山人道 如何我

早料到此了。這取寶的人，還未必是什高明之士。大約無心經此，見石隙自裂，寶物呈現光華。立時下手撿了便宜而去。否則必要尋根究底，探索源豈會一獲即行。對於別的所在，全未留意。就算他不知仙府來歷，洞外石坪孤懸崖腰，突出大半左右，飛瀑映帶，明眼人一望而知有異，不近前還看不出。既已身臨此洞，因他們小弟兄三人，常時出外練劍遊散，用的不過尋常封鎖，來人稍加細心便可看出。據姚金二師姪所說，石邊苔蘚俱被手攀殘損，寶穴裏面，也有鈎裂之痕，不特洞前連石坪上，俱都未到，可見粗率識殘，純陽真人既先將此數寶，暫借與他穴內預藏至今的靈丹，全憑取用，來人當非左道旁門，定是正派道友門下。末學新進無疑，再者那日我等將石坪上下四圍，全都尋遍，並無一毫線索可尋，等一離開便即發現，可知專爲此人而設。由此看來前輩真仙的玄妙精微，真不可測了。事已過去，祇合靜俟珠還，我們還是敬覽丹書，勤習劍訣，暫時不必再作得隴望蜀之想了。大呆山人仍欲觀察來踪，親自出外詳查了一回，果然來人祇將穴中丹寶取走，坪上並未到達，看形跡又似算準時地，有心專意而來，又似無心經此，做來却又不甚乾淨，心中好生奇怪，便命

姚金二門人隨時留意 回洞與明夷子 同參仙訣 晃眼三年 道行劍法自然愈加精進 取寶

的人從未見他再來 內中祇黃潛一人 志壯心苦 眼看師長同門 日益精進 自己每日祇能

打坐習靜 徐養氣機 休說飛仙劍法 不能從學 連尋常武術都不能習練 一面還得徐壓盛

氣 強自斂抑以免舊病加劇 先是真個苦痛已極 直到三五年後 方將銳氣挫平 歸於純靜

把以前躁妄之氣 磨去個乾乾淨淨 好容易盼到第七年上 這日明夷子 忽然取出半葫蘆

丹露 與一百零八丸丹藥 命分三次一日服完 黃潛本來常服仙藥 自從於平躁釋以來 明

知銀肺草早以長成 兜率仙芝移置洞中 經乃師日用靈藥培植 更比從前肥茂 也不再向

從前時常過問 一心靜等時機之來 這日服藥三次夜間打坐 忽然腹痛欲瀉 便復歸坐 猛

覺藏肺空靈 氣機流暢迥異年時 當時還不知數年苦盼的靈藥仙草 已經乃師 煉製成了

丹露 自己已在日間服用 正自奇怪 明夷子忽然走來 笑對黃潛道 這些年着實難爲了你

今日是你難滿之期 朝來所服何藥可知道麼 黃潛聞言驚喜交集 慌忙下拜請問道 弟子

自從受傷以來 多蒙恩師賜救得保殘生 嗣由終南 移居太行 本已無多痛楚 不料一時疏

忽練劍犯病 幸得恩師靈丹 雖未大礙 但是平日 稍爲過勞 胸前便自脹痛 今早至今 連服三次靈丹仙露 先是胸前脹癢 抓撈不着 適才走動了一次 立覺臟肺清靈 迥盡從前 聽恩師之言 那靈丹仙露 定是銀肺草 和兜率仙芝所煉製的了 明夷子道 此二靈藥已早成長 其餘別的配藥也早煉製備用 祇緣災厄未滿 遲遲至今 昨晚方將二藥 化爲丹露 因純陽真人丹書 也載有此藥製服之法 較我所知尤爲精美 此藥服後 立時便要化腐生肌 你肺腑受傷震裂 全仗我的丹藥培養 苟延性命 諸凡勞動不得 學劍首重煉氣之功 肺司吐納 最關重要 更難學習 服藥以後 肺葉生長 才得萌芽 又當他化腐分淤之際 怒固不宜 喜亦有害 你多年魂夢懸念 無非此藥 一旦如願 就便近來躁妄之氣已平 當時也難免欣喜如狂 新肺脆弱 怎禁得起 一時如不能平心靜氣 喜極而肺葉大開 將所化血污吸入肺內 或是稍有傷損 不特服藥費事 或者還有大礙 故此事前不使你知 如今殘肺淤血 俱以下盡 新肺成形 病體復原 如自明日起 便即煉劍 日後成就 祇能與你姚金二師弟相伯仲 報仇僅够 要想薄我衣鉢 却尙不能 如藉新肺長成之機 仍照往常一樣 譬如未服靈藥 每日還

是打坐靜養 學那上乘內家功夫 你這幾年來 初步坐功 頗有根底 再由此精進 祇須年餘 根基便自堅牢 那時你將舊日武藝溫習 由我從旁指點 略傳一些防身劍法 暫且做個人 間能手 率性上山 不辭堅苦卓絕 受盡跋涉艱難 逕去利物濟人 使新生靈腑 依次磨煉 不假人力 逐漸自然堅韌 你有此秉賦 再因禍得福 去腐朽而生仙機 無殊脫骨換胎 等兩三年間 外功圓滿歸來 重復向道 作我傳人 豈非絕妙 當此二途 由你自擇回話 黃潛聞言 略一尋思 恭身答道 弟子近年心平氣斂 已知萬事有定 欲速不達 既承恩師明教 弟子情願 甘受苦難 不敢急進 以負師門厚期了 明夷子聞言喜道 適才見你 聞說服了仙藥 病已痊愈 雖然不免喜形於色 神熊却甚沉穩 今又這等說法 足見涵養功深 吾道不孤 好自爲之 我不患沒有傳人了 黃潛見師獎許 益發心中戒慎自勉 以期大成 第二日大呆山人師徒 也向黃潛道賀 又各勸勉了一番 過了些日 黃潛方得溫習舊業 本是會家 又得明夷子指點 自然突飛猛進 一年後 明夷子說黃潛武功 人間已是無敵 足可下山行道 爲了邇來各異派 廣收門徒 與峨眉青城諸派相抗 到處橫行爲惡 恐狹路相逢 不是對手 除賜給一口

仙劍用作防身之具 另傳了兩種臨危應變法術 黃潛聞命 一一謹記 臨行拜別 向明夷子
請問下山之後 應往何處 明夷子笑道 滔滔天下 那裏都有事 疾痛呻吟 待救之人正
多 祇要留心 隨時可遇 你祇任意所如 自有遇合 無須指定 吾門最忌貪盜 即便遇
善奸惡之人 移富濟貧則可 也不能分潤盜泉 沾染分毫 你當初上山時 帶有一些散碎銀
兩省儉度用 足敷你一半年的用途 過此即為遇合 留此無用 可全數携去 外功圓滿 自會
接引 中間也還有相逢之期 你姚金二師弟 不久也當奉命下山行道 不出一年 即可謀面
你一人先行吧 黃潛聞言 猛想起那銀乃姑父所贈 自己從小寄養他家 多蒙恩育 愛如親
生 與表兄情好 尤為莫逆 多年未見 也不知他家光景如何 以前屢次請師占卜 俱未明言
此去下山的途徑方向 師父既未指定 何不先往京城 探詢他家行踪 一叙渴懷 也免他父
子懸念 就便沿途行道 豈非一舉兩全 便和明夷子說了 明夷子祇說 由你由你 並無他言
黃潛知道師父 要使自己多受艱難 飽經磨煉 如問顏家此時究竟在籍在京 踪跡近況 必
不肯說 祇得拜別師長 與姚金二人 依依判袂 獨自離了太行 往京城進發 才一出山 到了

城鎮便見四民疾首蹙額 憔悴呻吟 彷彿災厄甚重 問他却又不肯明言 吞吞吐吐 先還以爲天時不順 偶值飢饉 後見茹苦含愁之狀 各地皆然 一考年歲并不荒旱 而官貪吏酷 民不聊生 餓莩載道 盜賊羣起 人心皇皇 恍如大難將至 細一打聽 才知奸逆權勢 日重一日 所以造或一路上的陰靈淒苦景象 暗忖姑父 爲人正直忠義 昔日初用 尙未過分橫行 尙且疾首痛心 不欲與之並立 如今彼焰高張 積惡已極 豈能容忍 即使不批逆鱗 爲民除奸 也必歸隱故鄉 以遠危難 看神氣此時決不會還在京城留戀 去了也是白跑 又一想一路行來 離京祇二三百里 憑自己脚程 如不途中留連 半日即至 就算姑父表兄歸隱 京寓總還留有家人 也可打探出一個踪跡 等打探出他父子 或是還鄉 或是外任 再行趕去 也可早見些日 省得又撲個空 自己既以利物濟人爲念 如此奸惡 縱因形格勢禁 不能立時下手將他除去 也當一探虛實 爲異日下手之地 想了想 必是走一踰爲是 便把脚程加緊 仍往京趕去 這時魏忠賢 正是權傾朝野 勢力滔天 義子於兒朋比爲奸 自不必說 連門下家奴厮養 也都倚勢橫行 無惡不作 路上自然免不了打

些個公公做些個俠行義舉 仗着一身本領 辦得甚是順手 到也無甚可紀 這日走到京城 顏家舊宅一打聽 宅已易主數年 一問顏家踪跡 人都掩耳疾走 不敢聞對 情知凶多吉少 後來遇見一個賣零食的老年小販 黃潛幼時隨姑父遊逛京城 常和顏覲 背了家人 買他的食物 往往把錢甚多 談起居然認得 不等黃潛再問 便大驚失色 拉向僻靜之處 說了顏家遭禍之事 當時祇顏公子兩小夫妻逃去 至今未獲 不特家產查抄還要訪拿餘黨 聽說顏公子夫妻二人 逃往四川一帶 至今不曾弋獲 公子怎還到此尋他 如被廠裏知道 那還有命 趁無人知 快逃出京爲妙等語 黃潛聞言 不由悲憤填膺 如非這多年涵養功深 幾乎當時便要尋仇人一拚死活 因思姑父雖死 表兄尙還禍蜀中 他爲人孝義 數年不報父仇 必有難處 再者市販傳言 語言不詳 此事關係不小 自己還須慎重 莫如找向舊日姑父家同僚至好家中 問了詳情 再定行止 如表兄真在蜀中便立時尋去 等尋到以後 問明詳情 再助他同報父仇不晚 主意打定 便謝別了那小販 逕尋舊日顏家的幾處同僚至友打聽 連尋了十數家 有的吃奸黨陷害 已不在原處居住 無從尋訪 有幾家却做了事 等尋

到一問俱支吾其辭，休說探問顏氏父子踪跡，連面都見不到。連去數次以後，家人漸出惡聲，說黃潛是地痞流氓，要喚坊裏捉去治罪。黃潛知他們俱已投在奸黨門下，好說相見不成。當時隱忍退走，候跟晚間，率性施展輕身功夫，夜入內宅，先禮後兵，強探顏家被禍之事。對方當時懼怕他的聲威，祇得把前事略說大概。除顏覲夫妻逃往蜀中雲貴一帶，官府至今尙在嚴緝未獲，比較稍詳外，餘者吞吞吐吐，和小販所說也差不了多少。黃潛本想給他一個警誡，恐張揚出去，打草驚蛇，於事有礙，祇略爲指斥了幾句，便自飛身走去。因所聞不如意，還待第二晚，再向別家詢問再走。誰知這般奸黨，聲氣相通，頭一家等黃潛一走，便連夜命人往各地方送信，一面又親去各處家中告密。說日前出了飛賊，乃顏氏戚黨，來去無踪，恐將來難免乘隙行刺等語。奸人原養有武師打手多人，內中還有兩個旁門妖道，一聞警報，立時召集黨羽，傳下密令，窮搜全城，一面廣設陷阱，引敵入網。黃潛次晚去探的一家，姓胡，以前曾受顏氏大恩，又是同宜至好。顏氏被禍以前，顏覲夫妻當年望門投止，不但不肯容留，反去向他人告密，說出行止。顏覲夫妻如非會點武藝，人又機警，幾

乎遭了他的毒手 本知黃潛出家養病底細 小時又見過多次 一得信息 不等人到 早設下埋伏相候 黃潛如在往昔 也許上了他的大當 活該惡人遭報 黃潛剛剛飛身落下 那姓胡的 已在庭中相待 口稱賢姪 日裏兩次不見 實爲避人耳目 算計早晚駕臨已然候了兩晚 令親家事 我所盡知 且請書房接風 宴後一一詳告 如不棄嫌 便請下榻我家暫做些日 再設法去尋顏賢姪的下落如何 黃潛見他說得誠懇 知與顏家情非泛常 先也未疑 及至入席 見他勸飲勸吃 甚是懇懇 正經話却不提起 一問 却說此話太長 還有機密賢姪遠來 酒後奉告不晚 黃潛漸覺有詐 故意停杯不飲 姓胡的雖然老奸巨滑 畢竟作賊心虛 強笑問道 老賢姪不肯進酒 莫非還疑心老夫變說時 偏偏埋伏窗外的幾名廠衛 是個蠢貨 等得不耐 前往窓下窺探 祇管腳步放輕 怎能瞞過高明人的耳目 黃潛側耳一聽步聲有異 當時還未深信 立即站起 往窓前走去 欲待探頭一觀動作 姓胡的久聞他武藝頗好 請了廠衛埋伏 猶怕不濟 黃潛到時 又命人飛馬馳報 一面穩住黃潛 等上菜家人一個暗號 報知援兵到來 便即設詞退走 由伏甲上前捉人 伴虎同飲 本來就是強作鎮定 一見黃潛

神色微變突然起立 走向窗前 當是看破機密 慌忙站起 往裏門便跑 這時黃潛業已看見
窗外刀光隱現 人影幢幢 又聽步履匆忙之聲 回望主人 離坐而起 不由大悟 罵道無知奸
黨 敢害我妻 略一墊步 早飛身上前 提小鷄一般 將人抓住舉起 拔出腰間佩劍 加在姓胡
的頭上 怒罵道 你這忘恩負義的我姑父從前對你 何等厚待 今日不過探詢他家的行踪
下落 被禍原由 說不說在你 竟敢瞎了狗眼 下此毒手 快快說了實話 還可饒你狗命
稍一遲延 休怪我心辣手狠 那姓胡的 自從媚事他人 昔年恩友 早已置諸九霄雲外 事前
一心害人 全未準備對答之詞 嚇得魂亡胆落之際 那裡還應答得上 急喘吁吁 剛喊得一
聲黃潛姪 黃潛已劈臉啐了一口道 你這等喪盡天良的 誰是你的黃賢姪 言還未了 窗外
人聲喧嘩 幾名廠衛 連同後來的人 已蜂擁而至 將那間書房圍住 牆外面更是人喊馬
嘶 攪成一片 來人待要闖進 見姓胡的 被敵人舉起 白刀如頸 因是寵任之人 未免
成了投鼠忌器之心 方自觀望 姓胡的見救兵大至 以爲黃潛如殺了自己 他也難逃活命
一尋思 又生惡計 低聲悄語道 如今四外俱有埋伏 你與我同在危境 我對令表兄

踪跡除知他逃往蜀中外實無所知 你有此好身手 一人還可逃走 莫如將我放下 由我在前領路 他們見我在前怕我受傷 必不敢上來拿人 你出其不意 仍可照來時辦法 越牆而走 否則他們布置一定 你就殺了我 也逃不脫了 黃潛哈哈大笑道 你當我把 這羣人等放在我眼角裏麼 看你這老東西 今日行爲 當初陷害我姑父全家 必也有份 我不殺你 情理難容 殺你罪狀尙未證實 我先給你留一點記號 等我尋到表兄 問明前情 那時再 同一千奸黨算帳 留你殘命 且在旁看我怎樣走法 姓胡的聽話不對 一時情急 剛喊了聲救命 便見黃潛手舉處 光華耀眼 閃了兩閃 同時耳際微涼 身子便被放開 房外衆人 見黃潛放手 一聲吶喊 首先各舉鏢箭 向房中發去 滿以爲準可將人射倒 忽聽黃潛喊一聲來得好 手中寶劍一舞 立時連人帶劍 化成一團光華 從門內飛射出來 屋外埋伏立時一陣大亂 紛紛各舉刀矛 一擁而上 那裡還有人跡 張皇駭顧間 又聽黃潛在屋上怒罵道 我不殺你們這羣無知蠢奴 歸報你主人 叫他早晚留神首級 衆埋伏舉箭欲射 劍光閃處 人已不見 連忙追出 一問牆外埋伏的人 祇聽牆內喧噪拿賊 連刺客影子也未見衆

廠衛人等無法，祇得垂頭喪氣，回去覆命。姓胡的驚魂乍定，微覺耳邊作疼，用手一摸，兩耳已被削去。方覺奇疼難忍，暈倒在地。人家走後，家人齊集，將他救起，一尋殘耳，早被刺客取走。身上還中了一枝流箭，幸不甚重。微倖得保首級，自去養傷。咒罵仇人，哭訴不提。黃潛離了胡家，越想越覺奸黨可惡，竟不及待，候尋見顏覲，逕於次日夜間，往他人家中行刺。去時，自恃仙傳本領，一爲取他人首級，無殊探囊取物。誰知對方有了準備，並且因知多行不義，怨佈天下。素日不惜重金厚禮，早就豢養得有好幾個畏派中，會劍術妖法的人，近身保護，日夕不離，加以連接密報。昨晚廠衛歸報，黃潛又從容逃走。正悔一時疎忽，輕覲敵人，沒派能人前往，除密令九城一體嚴緝外，斷定黃潛既是顏家戚黨，早晚必來行刺。防備異常週密。黃潛一到，便有兩妖人上前應戰，幾乎爲邪術所中，自投羅網。幸仗明夷子所傳脫身避難之法，才得遁走。方知事非易與，表兄緩報親仇，必也因此知難當退，再留無益，祇得買了些冥強祭禮，尋了一個冷僻寺觀，招魂設祭，痛哭了一場。祭畢，又往他人家中試了一次，仍是防衛緊嚴，無法下手，祇得連夜離京，趕往蜀中，一路無話。先由旱路取

道成都 到了連訪數月 並無朕兆 又去蜀東一帶尋訪 仍問不出一毫端倪 不得已翻回

成都一帶 日裡遍搜巖壑鄉野之間 夜晚又去探查 這一夜前去 正遇第三次嚴緝刺客的

催令 說黃某既聞顏家孽子 在蜀潛伏 定往尋訪 屢經開具年貌 嚴令緝拿 何以久緝

不獲 殊屬玩忽等重加申斥 仍着務緝歸案之言 黃潛暗中好哭 自己行蹤飄忽 一身絕

藝 即遇捕役 也無可奈何 況且自在人人家中受控 益發謹慎 入蜀以來 大半晝伏夜

動 寄居之地 不是受過恩惠之家 便是巖棲野處 表兄表嫂是外鄉人 倘在此潛居 日

久不會不露一絲行藏 這裏近接滇黔 想已逃入蠻荒 反正找到方休 何不前往一試 正

欲啓行 第二日青陽宮集會 黃潛也不畏懼耳目 意欲一觀盛會 再作長途 看看是否與傳說

相符 有無神仙異人出現 次日天知微明 便趕了前去 隨時隨地 留心物色 一直遊到

下午申未之交 除了肩摩背接 人多擁擠而外 毫無所遇 僅殿旁有兩個江湖道士 在那

裏弄花巧搗 也引不起自己興趣 暗忖世俗所說的神仙 原來如此 這等喧鬧塵囂所在

神仙原也不會到來 本就多此一舉 還是走吧 信步出宮 且喜無人識破 正欲啓行

忽聽有人笑語道：「這個人也是騷子，既知他親戚，隱在苗疆，却祇管奔馳全蜀，到處瞎撞亂跑，前邊放着明路，却又不去打聽，任他踏破鐵鞋，有什用處？」黃潛聞言心動，忙回頭一看，乃是一個身揸大紅葫蘆的中年道士，吃得酒醉薰薰，正和一個同行的道童，且說且行，忙跟過去，欲待尋他攀談，偏值散會之際，宮中遊人如潮擁一般退出，急切間擠不上前，祇得遙遙鑑定那個紅葫蘆尾隨，行離宮門，才十餘步，又聽道旁有人問答，內中一個說道：「可惜這一對行醫的夫妻，已有好久不到我們墟裡來了，這就是當時用剩的藥，各墟集上，都沒處配，又無人認得，才幾千里路趕到這裡來，往各大藥舖尋訪，這大地方竟配不出，也是沒人認得，我找他不至，我那親媽，必是活不成了。」黃潛聞言，剛一回首，猛聽耳旁，有極細的語聲說道：「問他好了，不必尋我，心中奇怪，再一尋那道人師徒，就在這幌眼功夫，竟在萬人叢裏失蹤，不知去向，那道旁問答的，乃是幾個熟苗，不禁觸動靈機，暗忖姑父世傳外科名手，表兄從小醫理極有悟性，聞他夫妻逃時匆忙，帶錢不多，如隱苗疆，必以行醫自活，枉自尋訪經年，怎未想到這上頭來，料那道人師徒，定非尋常，兩

次所說 似乎有點指點 末次所說 尤爲暗合心事 既然隱去 必有肯見 尋也無益 且從苗人口中一探 莫要顧此失彼 如問非所答 再尋訪道人踪跡未晚 想到這裏 便閃出人叢 往苗人身上湊去 越聽所言 越覺有望 故意閒立 到人散將盡 苗人也語盡分手 便認準問藥的一個 尾隨到了田野無人之處 上前尾住問道 客家先說有什藥兒 可能給我一看看麼 苗人驚問道 貴人能識此藥那太好了 黃潛接過那藥一看 乃是一粒銀衣朱丸 看出與顏家製法相同 再問來處 苗人答道 我家原住雲貴交界菜花墟 祇因我爹是個多年痰喘 數年前遇一一走方外客 夫妻二人醫道都好 先時無人信他 我才用五分碎銀 買了他一包治喘的丸藥 我爹還不肯吃 他夫妻見生意不多 無人上門 女的又是個四眼人 益發無人敢用他藥 不久也自走去 過了些時 我爹喘得要死 聽一族中人說 他藥頗有奇效 我才瞞了我爹 假說別別一個走墟名醫的藥 早晚照他法子共吃兩回 便止了喘 等藥用完 即斷了根 這時他夫妻 已漸漸有人信服 按說我們那裏是大墟大集 人多富足 他夫妻能做常年的好生意 不知怎的竟沒了影 一直也未再到墟裏來 去年我媽忽然也害了喘病 什麼方法都用

盡 祇不能好 今年越發利害 祇恨當初沒將他藥都買下 這一粒還是當初我留的樣子 原想等他來是 比着買來 準備我爹犯病用的 不料我媽也害這病 到處打探祇打探不到 我急得無法 心想他夫妻說 家原住在蜀中 雖然口音不大像 丸藥不比草藥 總是由蜀中販去的 誰知連問多少醫生藥舖 俱不能識 貴人如能識得代配一料 將我媽病醫好 我家金沙甚多 情願送你兩升如何 黃潛見那熟苗 孝心至誠 便笑答到 謝到無須 少時我送你點藥 包將你媽病治好就是 苗人聞言 慌忙跪倒拜謝 連問那藥可是身帶 黃潛道 我不但給你好藥 還可同你前往包醫 祇是那行醫夫妻 頗似我的親人 你可知他姓名麼 苗人喜道 貴人原來和他有親麼 這太好了 他夫妻初來時 沒有人理會他 事後我曾向人打聽 說他姓嚴不知是不 黃潛知嚴顏音近 或是傳聞之誤 暗想表兄既然亡命奔逃 怎連姓都未改 就改也無須用這與本姓相近之音 難怪他人得知踪跡 聽苗人之言 他此時雖已離去 必仍在遠近苗疆中 以醫自隱 略一尋思 決計不再尋那道人 取出明夷子所賜在外濟人的靈丹 與苗人看了 相約同往醫治 祇路上要苗人教他苗語 假如中途有事離開 必須前途

相會 不許盤問 並向人說起 苗人一一應諾 見天已黃昏 於是同返那苗人寄居的地方 共宿一宵 第二日天色微明 便即起身 苗人慣於跋涉 走了兩天 便棄了官驛大道 改抄荒野捷徑 所遇都是苗戀之類 那苗人與菜花墟 孟剛主同族 沿途熟苗多來延款 加以步履輕捷 一天往往能走二三百里的山路 加上由成都上邛南行 沿岷江驛路 越過大凉山 走入屏山野家山 這一條赴滇捷徑 雖是苗蠻雜居之所 風景却極佳妙 山清水秀 澗谷幽奇 乞鳥蠻花 山光如沐 原生野林 遍地都是 常在林中走一兩天 不見天日 到處俱值勾留 不捨遽去 所以路上一些不覺遲緩 因山野遼闊 常斷人烟 除偶爲苗人用靈丹治病外 更無別事耽擱 始終也未離伴他去 那苗人見黃潛用的 祇一種丹丸 却是藥到回春 越發敬服 感戴行約半月 相隔菜花墟 祇有一二日途程 忽然遇到一個半熟苗 與孟苗一見面 便笑道 我報你一個喜信 那一雙神醫 現在青狼砦 當長年醫生呢 黃潛路上本不斷留神打聽 聞言大喜 忙問究竟 那苗人說 他與孟苗交情最好 因聞孟苗母病 尋訪神醫不到 他也幫着打聽 前日無心中 在金牛砦山口上 遇着一個青狼砦的舊人 說他砦主多疑性暴 女砦主

也凶得狠犯了點忌 恐怕送命 連夜逃出避禍 意欲投奔他一個先逃走出來的同族 無心中談起前幾年黑王神 給他們引去一對會醫病的夫婦 一盤問 竟是以前來此的那兩個神醫 沒等說完 便忙跑向孟家 孟苗已趕往蜀中去了 因為青狼岩主夫婦 得了金牛岩與孟峒主有仇 不敢冒失 抬了孟母前去求醫 此事祇有等孟苗回來 求峒主設法 向他硬借如今有事須往前山 不想途中相遇等語 黃潛問知青狼岩 相隔僅百里山路 越發心喜當下別了那苗人 第三日 趕到孟苗家內 給孟母服了靈丹 因當地俱是熟苗 不時來往城鎮買賣 恐宜揚出去 洩了自己 和顏氏夫妻行藏 再三叮囑 不可洩漏於人 丹藥也暫時停施等病治好 問明了去青狼岩的道路 便要別走 孟苗自然千恩萬謝 送了許多土物金沙 黃潛一概不收 祇取了三天的糧食 做一口袋裝好 孟苗說青狼岩主夫婦 凶狠鬼詐 又與本墟有仇 恩爺穿行螺盤灣 抄十里近路 便是我們認路的人 也常常走迷 祇一疏神 將灣中谷套數錯 就一月半月 困在灣裏 不得出來 恩爺沒走過 祇憑我口說 那裡行得 執意要件送同行 黃潛一則恐洩機密 二則知道兩方不合 萬一同行 遇見青狼岩人尋仇 動起手來

友兄現正寄居對方 相助同敵恐傷人不便 反多累贅 自己一身本領 祇要識得方向 豈懼山嶺阻險 執意不許同往 孟苗無法 祇得說道 我家恰在本墟最遠最偏僻的所在 往青狼砦 須走螺盤灣抄出去 可以近些 恩人路生 實不好走 既不要我陪去 請恩人退回來路 改走前墟 雖然中隔兩座高山 仍要穿過螺盤灣 但祇是灣的然頭 決不致於迷路 多走百十里 却放心得多 黃潛應了 問好改走前墟的路 便即啓行 孟苗送了一程 方行別去 再走二里 到了兩路分岐之處 黃潛暗忖前墟人多熱鬧 路既要遠得多 山路更是峻險 何必費這些事 想了想 仍往後路走去 步履迅速 行至中午 已到螺盤灣 兩崖高峙 中通峽谷 看去並無什出奇 誰知入谷走不三二里 路徑便難走起來 兩邊俱危崖削墜 其高排天 光滑如鏡 猿猴也難攀援 再加谷逕灣曲錯宗 岐路百出 互相重複顛倒 黃潛心中有事 盤算一個不小心 忽然數錯了兩個灣套 將谷逕記迷 誤走入不該進去的谷套之中 等到盡頭被危崖阻住 看出有誤 連忙回身時 來路方向途徑 全未仙神記憶 又錯入別的死谷之中 黃潛雖知失迷 仗着一身輕功 先還不甚發慌 以爲所見灣中谷壁 雖然却是危削低覆 日光全

隱看不出方向，拚着踏遍全灣，總不致於找不到可以攀援之處。一達高處，即可辨明。再者，先前來路，也還有兩處記得，祇要找到，便可推測。誰知越走越不對，走到黃昏，始終未將路尋到。好不容易尋到兩個略可攀躋的崖壁，攀援上去一看，下面山連山，山套山，兩山相間，成了一條條的峽谷。千頭萬緒，好似千百條龍蛇，盤糾其下。那裏分辨得出來踪去跡，試翻落下去，略爲定了定神，取出乾糧，飽餐一頓，猛想迷徑，姑且往下再走。天已昏黑，斜月掛崖，星光閃樹，下面却是暗沈沈的。仗着煉就目力，雖然不畏谷中昏黑，無奈灣中谷逕，阻塞的，多偶有幾條可以通運。過後細一辨認，枉自繞了許多灣轉，多半仍然回到原處。遑走了一日夜，不會停脚，未免有些勞乏。一賭氣，尋了一個地方，坐眠到了天明。滿擬少時日出，總可辨明方向。偏又是危崖交履，谷逕陰森，日光不能透下。想再攀上崖頂去看時，昨日那兩處，較可攀援之所，已不可復得。耐着心性，一面話探前行，靜候到了日中，方向雖已辨明，可是照方向走路，均不通，仍須灣曲繞越，照舊是進退兩難。尤其有一樁最難受的事，照孟苗說，谷中泉水，原有兩三處，這一走迷，更找不到滴水。口渴已極，幸是黃潛學進多年坐功，能調氣。

生津如換常人，渴都熬不過去，似這樣往來亂跳亂竄，在谷中走了兩天兩夜，心中未免煩亂。第三日早起，忽經一谷，有一面崖壁雖高，却滿生藤樹，可以攀升，連忙施展輕功夫，援升到頂，細視那一面，也是一條峽谷，離地百丈，上半截溜斜可行，下半彷彿陡削，隱隱聞得流水之聲，心中甚喜，好在下躍比上縱，要容易得多，便走向半崖，往下縱去，身剛縱起，落未丈許，腰間乾糧口袋，忽被一塊鋒利突出的石角掛住，人正下落，事出倉卒，如何挽救？糧袋立被攝碎，掛在石上，內中所貯乾糧肉巴，紛紛墜落，蒲蒲之聲直響。黃潛行時，雖祇索三日之糧，孟苗感恩心切，暗中多塞了好些在內，黃潛首次檢視，足供七八天之用，雖然失路，食糧暫時尚可無憂。先還以為落在地上，東西仍在，及至到地一看，靠崖脚的一面，竟是一個小溪澗，相隔落處，不過尺許，適才下望，因有藤草遮住，又有突崖掩護，沒有看出，那些各巴乾肉，沿壁直墮，不比自己是擇地飛縱，業已全數墜落澗中，不禁着起慌來，見澗水湯湯沿崖而流，却又不長，盡頭處水忽成淤，如有無底深洞在下，巨吻吞波，汨汨不已，竟欲取水先解了渴，再說貼身伏地，剛剛懸脚澗岸，便自腥腐之氣，中人欲嘔，知苗疆山中常有毒泉惡水。

又想起適落乾糧 沈底無一起浮 連行三日 不見一鳥一獸 可見地之險惡 不敢造次 祇得作罷 知道危難將臨 一半日只好挨撐 再若日久不出 恐難逃死 想了想無計可施 祇得仍去亂竄 祇盼或者誤打誤撞 衝了出去 此外別無善策 是早本未進食 挨到夜間 仍然沒有出路 接連又是三天 脚底是又不不住的飛跑 路仍迷無頭緒 腹中飢渴已極 越往後 越難忍受 身上雖還剩有百餘粒丹藥 那是師命救人之物 不到生望已絕 行將待斃 又不願拿他充饑 正自饑疲交加 走頭無路 忽然行經一座斷崖之下 彷彿走過 攀升上去一看 正是那丟失糧袋的所在 比時因袋裂未落 估量袋中 必有餘糧 無奈那崖下凹中突 高峻險滑 下來容易 上升却難 竟欲繞向崖後原處上去 不料兩個灣環一繞 逕自走迷 無心得此 宛如絕處逢生 提氣沿壁 下到岬腰危石之間 將破袋取到手中 居然在裏面 尋到大小四塊谷巴 一條熟臘肉 如節省充饑 尙敷一二日之用 便沿岬縱下 不知何日脫困 那敢飽餐祇取了大半塊谷巴 略爲點飢 吃完將餘糧包好又走 因屢次繞越 終仍不離原處 反未難走出去 姑且見谷就竄 見灣就拐 不問路道相反與否 亂走一回試試 行到黃昏 雖未尋到出

路所經已與往日不同 重複之處甚少 方暗忖這裏不但鳥獸絕跡 溪流毒穢 連黃精野菜之類 都發掘不着 自己年來 慣走蠻荒山野之區 幾曾見過這等窮山惡水 行次一眼瞥見 峴缺新月斜照之處 有一巖洞 猛想起來時孟苗曾說 此灣沿途有三個巖洞 內有泉瀑可飲 莫非誤打誤撞 尋到出入正路不成 想到這裏 心中一喜 便拔出寶劍 借劍上光華映照 入洞一看 洞內沙石潔淨 大可棲身 洞角沙地濕軟 壁間似有水痕 水却無有 料水源業已乾涸 原擬餘糧 節成數日之用 一天祇吃一頓 未再取食 隨便擇了塊大石 枕着糧包臥倒 意欲睡至天明 看巖洞形勢 與孟苗所說 是否相合 再行端詳出路 連日眠食均乖 精神不濟 着枕便即酣眠 睡了好一會 忽聽洞頂山石爍裂之聲 驚醒轉來 借劍光往上一照 頂石已成冰裂 搖搖欲落 地皮也在搖晃 似要坍塌 知道不好 連忙飛身往外縱去 身剛離洞 縱向空曠之處 耳聽嘩轟兩聲大震 黑烟沖起 沙石亂飛 全洞竟自崩裂 稍遲一步 怕不壓爲碎粉 驚魂乍定 想起糧包 當了枕頭 逃時匆迫 沒有携出 還算好 山行已慣 隨身衣包和劍匣 不會滴下 沒有失落 白日費了好些手脚 尋到餘糧 祇少進了一些點飢 連半飽都捨不

得吃 萬不料二此又會失去 一會地震停止 心煩了一陣無法 挨到天明 見昨晚巖洞連山根整個場陷下去 成了一個巨穴 穴中直冒黑水 知道餘糧絕望 決計再挨走兩日 不
險 人如委頓難支 即以丹藥提神 既然見了巖洞 且照孟苗所說 往洞左反走 用三進一退之法 再試走看 走至午後 居然見了第二巖洞 越往下去 越與孟苗所說途徑相似 由此也未再走重路 才知昨晚所經 乃第一洞 距離入口 並不甚遠 以前數日所行 始終在左近數十里灣環中 胡亂轉圈 不離原處 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連日疲困 行得較緩 到第三日早晨 才得脫險 出了螺盤灣 自忖糧食雖絕 前去隨地都有黃精山果獸肉之類充飢 當不妨事 沿途發掘探索 食物尙未找到 又誤入亂山之中 直到越過盤龍嶺 方覺不是正路 忽聞水聲潺潺 溪流聒聽 黃潛本是斷了好幾天的水 況且有水之處 每多果樹野菜可食 立即振作精神 循聲跑去 跑沒幾步 忽見闊澗前橫 阻住去路 飢疲交加 強運平生之力 剛一飛身 縱過 喘息未定 便聽耳後風聲 回頭一看 一花斑大豹 從身後巖上 直撲過來 勢絕猛惡 又在倉卒之間 不及拔劍 連忙提氣飛身縱過 腳才點地 順手將劍拔出 那豹也跟踪追撲過

來如在平時相遇 再有幾個 黃潛也不放在心上 此時正當連日飢驅力竭氣弱之際 知道不耐久戰 忙使一個應急的解數 不但不再退避 反到迎將上去 眼看那豹飛身撲向當頭 兩下快要撞在一起 危機旬息 倏地雙手握劍 往上一舉 由朝天一柱香 化成魚遊順水之勢 由豹腹下 平穿出去 那豹雖猛 怎經得住仙家寶劍 這一劍正刺進豹的頸腹之間 一個借勁使勁 一個負痛往前急竄 恰似利剪裂帛 由頸到後身 不偏不歪 豁然迎刃而解 當時狂吼一聲 腹破腸流 死於就地 黃潛氣不過 跑去連砍了好幾劍 正待割些豹肉 取火烤來充飢 不料那豹原是兩隻 俱伏崖上獵食 相隔不遠 頭一隻二次縱撲 第二隻發現有人 輕悄悄由斜刺裏趕來 竟欲與前豹爭食 黃潛用險招 方殺了前豹 這隻業已追近 又恰在黃潛身後 不聲不響 起爪飛身便撲 這隻本由隱處潛出 大在意外 撲時相隔也更近 如換旁人 不死也負重傷 總算黃潛練過多年靜功 雖當危難 耳目仍是聰靈 剛刺破豹皮割肉微聞身後 有了聲息 一轉臉那豹來勢迅速 又見同類慘死 更加猛烈 黃潛祇覺眼前一花 豹已臨頭 這是如往前縱 腳底又被死豹阻住 情知不妙 心裡一着忙 急不暇擇 不禁大喝一

聲 奮起神威 一縱身舉手中劍 直往那豹橫截上去 情急用力太過 這 劍雖然砍中人却 被豹身撞了一下 吃不住勁 撞出兩三丈遠 當時耳鳴心跳 頭暈目眩 身子搖了兩搖 方行 站定 一看豹比前豹還大 業已身首異處 死時連聲都未吼出 自覺力已用盡 見身側有一 大樹 便倚樹坐下 暫且喘息 歇不一會 遇着那個採花的苗女 給他吃了幾塊谷巴 又給尋 了些山泉 黃潛飢渴一解 精神立時大振 也沒多吐實話 一問路徑 知又走了岔路 當下先 從衣包內 取了一條花汗巾 送給苗女 當作謝意 苗女見他人好 請他在崖前少待 回去多 取些谷巴 與他作行糧 原說至多個把時辰 即行回轉 後來黃潛久候苗女不至 心想據苗 女說當地趕往青狼砦 不過是二三日 的途程 說的定是尋常人的足力 如照自己走法 豈 不當日可到 前後連斷數日 飲靈 早夜奔勞 尚且能支 何況適才業已飽餐足飲 還怕什麼 螺盤灣中 已然冤枉耽延了多日 好容易才訪出表兄下落 現成的豺肉可用 還不及早趕 去 在此久候下去 勢必又要多延一日見面 太已不值 想到這裡 便割下一塊豹肉 用樹葉 包好 繫在衣包之上 餘剩的留下 由苗女回時 自去按照所說途徑 往青狼砦山口裏趕去

行時已是中午 黃潛脚程雖快 無奈沿途山徑崎嶇 一過山口內大草坪 便即難走 苗女照本山苗人的脚程說話 并不算慢 黃潛到底路生 雖然不致再走迷路 當日怎能到達 行至黃昏 見暮靄蒼茫 山風凜烈 宿鳥歸巢 獸鳴之聲四起 憑高下望 還看不見青狼碧的影子 知道相隔尚遠 祇得趁天未黑 擇了一處崖洞安身 就山泉將豹肉洗淨拾些枯柴 準備在洞口外烤食 火剛點燃 忽聽洞側樹秒微響 側臉一看 一條白影 彷彿是隻猿猴 疾逾鷹隼 穿越林薄 一閃即逝 山中猿猴 沿途所遇 不知多少 是這般周身雪白 舉動神速輕快的 却也少見 因天將黑 也沒跟踪追視 略烤食了些豹肉 與途中採得的山果 尋來石塊 堵好洞門 靜坐了一會 便自臥倒睡去 半夜爲獸嘯之事驚醒 洞外黑沉沉的 山風呼呼 挾着濕氣 穿隙而入 由石隙外視 長空星月光華 全都隱去 側耳一聽 獸聲愈厲 中間似有猿嘯 彷彿兩獸惡鬥 方酣 吼嘯不絕 聽出相隔猶遠 天陰欲雨 不願出視 意欲再睡片時 已難入夢 又不知時辰早晚 在黑洞中坐等 好不容易挨到天明 獸聲始住 出洞一看 天色澄青 石凹積水 草木肥潤 山光如沐 方知昨晚醒時 正當小雨初晴之會 略進飲食 便趁看朝敦就道 行不

數里 一眼瞥見路側大樹梢上 金輝映日 毛茸茸掛着一團東西 近前取下一看 乃是一叢金黃色的獸毛 像是新被扯落 上面還帶有血跡 用手一扯 不用十成力 竟扯不斷 心想這樣柔中帶韌 又長又亮的金毛 生平從未見過 昨晚獸鬥 必是此物無疑 祇不知是何野獸 這等惡獸 此處既有遺毛 獸跡當不在遠 順眼往林中一看 林梢樹底 又發現了兩處 不禁動了好奇之想 信步往林中走去 那片樹林 祇得數畝方圓地面 越往前 扯落的毛片越多 絲絲縷縷 牽掛樹木之上 金色湛然 隨風飄動 等將樹林走完 乃是一座山峯 并不十分高大 形勢却異常陡峭 撐空聳立 宛若石筍 上面洞穴甚多 寸草不生 峯脚長着數十百株大果木樹 就中半是紅桃 實大如碗 鮮肥悅目 峯右高山巖僕 中隔絕澗 峯左長嶺遙橫 上連雲漢 恰好做了峯的兩邊屏障 峯前却是一大片盆地 細草蒙茸 隱現血跡 到處到有踐踏之痕 如離猛獸窟穴已近 昨日幾乎爲野獸所襲 不敢大意 便將寶劍拔出一提氣逕往峯上面走去 快要走到峯頭 大石洞前 忽聽啣咕一聲獸嘯 從洞中飛縱出來一條白影 定睛一看 正是昨日傍晚所見那隻白猿 手裏拿着一株異草 頗與自己在太行所服兜率仙芝相

似心剛一動，想要劫取那白猿動作絕快，身剛飛縱出洞，腳略一沾塵，便凌空數十丈，往峯下飛去，穿樹登枝，祇兩三個起落，便越澗往對山而去。掇眼不見踪跡，黃潛知是靈猿，就追也未必追上，祇不知那扯落金毛的是什怪獸，仍欲走往洞內，一窮其異，見洞逕光滑整潔，四壁鐘乳俱已折去，僅剩遺跡，不時聞見腥腐之跡，猿猴不吃肉食，估量藏有別的猛獸，不由加了幾分戒備，深入約有十丈，由一石甬路轉出，忽見天光透入，照見洞壁邊堆着好幾具虎豹等猛獸的屍骨，雖然頭破腦裂，大半俱是整具屍身，皮肉俱存，並未殘損，細一查看透光之所，那山峯宛如五丁開山，從中裂成一個巨縫，洞當峯腹，恰巧分成兩截，洞那面望去頗深，洞口淨無纖塵，比前洞還要乾淨得多，剛行近後洞口外，邁步欲入，才一舉步，隱聞獸喘聲息，知道有警，就在這按劍却顧之際，忽見兩點藍光射向臉上，剛往後一退身，下擺衣襟，已被那東西抓住，登時覺得腿上被鋼爪掛了一下，倉卒中也沒看清面目，舉劍往下便砍，不想劍又被那東西撈住，覺出力量絕大，同時劍光指處，也看出怪物的形相，忙一穩氣，移步換形，改退爲進，就着那東西搶劍前奪之勢，運用全力，將手中劍一擰，對準怪物。

分心刺去 祇聽嘩啦一聲 慘嘯過處 怪物兩爪鬆劍 不再動彈 因為初退時力猛 下衣被怪物抓裂 腿上皮肉 略帶着了些 也被抓傷 見血隱隱作痛 暗訝是何怪物 這等神力 自己內外武功 俱臻絕頂 身上皮肉 和鐵一般堅硬 竟會被他抓傷 這口寶劍 出諸仙傳 無請鋼鐵 玉石 挨着便碎 竟敢用爪來強奪 既然這般利害 怎又一劍 便即刺死 隨想應用劍試了試 不見動靜 用劍尖挑到明處一看 那怪物似猴非猴 比先見白猿略大一些 生着一身金色長毛 腦後披着幾縷金髮 一雙長臂 掌大如箕 因為奪劍 手指已被劍尖勒斷了好幾根 連皮搭下 身上皮毛 有好些地方 俱已扯落 那未扯落的 却是亮晶晶 油光水滑 又密又緊 與先見殘毛相類 這才明白 昨晚嘯聲 便是大物與白猿鬥了一夜 身受多傷 力盡精疲 仙草必原生洞內 也被白猿奪去 躺在洞口喘息 看見生人進來 已不能起身 縱鬥 仗着利爪來抓 不料是口仙劍 等往回一奪 指斷負痛 爪剛一鬆 吃自己順利一劍 刺中當心要害 立時了賬 否則看他種種利害神氣 如在平時相遇 死得決無如此容易 慧心初定 好生僥倖 試探着往後洞內 再一搜尋 除比前洞整潔外 祇有好些怪物採得未食的肥桃山果 另一塊

光滑大青石 想是怪物臥處 並無別物 當下取了桃果出洞 也不知叫什名兒 這一來又耽延個把時辰 忙着趕路前進 一路飛跑 快到青狼砦山麓 日色又已偏西 忽聽嘯的一聲 蛭頂下 飛來一枝東西

第二回

黃潛出其不意吃了一驚 縱眼一看 乃是一隻梭標 顛巍巍斜插地上 知道蛭上有人暗算 抬頭一看 危岬聳立 山石壘砌 并不見一個人影 料是藏在暗處 決不就此罷手 正待喝問 倏的嗖嗖連聲 又是四五枝長箭往下射來 黃潛喊聲來得好 隨使出一身本領 一面手接脚踢 將箭撥落 一面朝那發箭之處尋視 才看出亂草蓬蓬中 隱現着幾個苗人影子 忙用苗語大喝道 我是外客 孤身一人 往那狼砦送貨物 尋訪親友的 與你無仇無怨 有話下來說 決不傷害你們 射我則甚 說罷 上面果然止住了射 好似有數人在互相商議 待不一會 從蓬草中鑽出一個苗人 朝上喝道 你這外客 可是從菜花墟來的麼 要往我們砦裏 尋找

那個快說 黃潛來時 已知青狼岩岑氏夫婦 與鄰近各岩 俱都有仇 如說實話 必有阻難 便答道 我從省裡出來 尋訪一家姓顏的親人 沿途打聽 說他夫妻二人 在你岩中行醫 一路祇在山中繞行 幸得一人指路到此 并不知什麼菜花墟 言還未了 那苗人臉上頓作失驚之狀 將雙手連連搖擺 意似叫黃潛 不要再說 接着身子往下一俯 援着囊中隱着的一條藤蔓 便往崖下絕來 身後還有四苗人 也都由草裏現身 相隨援藤而下 爲首一人 說了句外客且隨我來 有話對你說呢 說罷 將黃潛引向崖後隱僻之處 行約半里多地 走入一個石洞 裡面陳設有苗人臥具 和食飲之物 先請黃潛在一竹榻上落坐 餘人便端上答巴山泉 請用 黃潛見他意態不惡 行了半日 正用得着 也不作客套 拿來便吃 方要詢問顏家踪跡 爲首苗人 已自說道 外客你真大胆 敢一人到此 這幾日 因黑王神 恨了我們 虎豹到處傷人 遇上就死 再加上岩主夫婦 又與金牛岩菜花墟 結了大仇 恐他勾引菜花墟孟嗣主 前來報仇殺害 近岩 帶添了好些瞭望防守 見了生人 先發一標 答不上話 立時便放毒箭射死 這還不說 偏你尋的 又是岩主的對頭冤家 本是我們這幾個 則如遇見岩主心腹近

人包你還有命在咧。黃潛聞言，不禁心驚，想了一想，問道：「我聽說我那姓顏的親人，在此行醫，你若主不是甚爲敬禮的麼？怎的又是他的對頭？」如今他夫妻在這裏麼？」苗人答道：「顏恩客如在這裏，還說什麼？你說的是從前的事啦。當下便把顏覲，因神虎入岩，產子行醫，先友後仇，以及岑氏夫妻日久疑忌，勾引韓登陷害顏氏全家，知機先逃，由一神猿救護，到了山口，吃金牛岩主父子預先派人埋伏，接去經過，一一詳說了一遍，並說青狼岩恐老苗父子不肯干休，又懼神虎爲禍，防禦甚嚴，自己和諸同伴俱曾受顏氏醫病之德，和老苗父子厚施對岑氏夫妻虐待，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無奈妻子田業俱在青狼岩，暫時不能逃走。今知漢客是顏家親人，爲此實說，如要見他，可往金牛岩去，必能相遇，還受禮待等語。」黃潛知表兄嫂業已脫險，才放了心，猶恐有誤，再細一盤問顏氏全家名姓容貌，除名程改去，添生一子外，無不與表兄嫂年貌吻合，料定無差，並且遇見苗女的地方，便是金牛岩境，祇怪一時沒有耐心，未等苗女送糧回來細問，事已經官，恐其金牛岩存身不住，又避往別處，因擾了苗人飲食，又問出顏覲真情，心中甚喜，意欲取些銀物作酬，苗人却是執意不受，說入客是

顏恩客的親人 那能要你謝禮 那日我們原受岩主逼迫 隨三熊追殺恩客夫婦 後來三熊被白猿抓死 韓登同隨去的從人 死的死 捉的捉 一個也未洩回 我們俱受金牛岩小岩主藍石郎之託 回來祇說業已追上恩客 忽被黑王神 和怪物抓死 沒對岑氏夫妻 說出實話 事隔不多天 恩客必還在金牛岩內居住 外客去到那裏 可請顏恩客 和老少兩岩主 說個好話 就說我們本是一家 如今都受岑氏夫妻虐待 聽他岩中 甚是安樂 十有九個 都想投奔他去 祇苦暫時走不脫身 稍有一點縫子 立時逃往 求他務必在此口附近 常派些好手 瞭望 遇上我們能逃去的人 隨時打個接應 免得被狗崽追上送命 就感恩不盡了 說完又送了些食物 黃潛自然滿口答應 當下略問歸途 別了苗人 忙着上路 青狼岩出山的路 本有好幾條 雖不似螺盤灣那般迂曲盤繞 容易走迷 生人也不易走 行時因見來路灣轉 心想抄近 不該向苗人問路 走的是昔年老苗初逃的夾谷 未由原來途徑經行 滿以為天剛昏黑 借着星月先輝 連夜趕行 脚底多加點勁 第二日午前 便可出山 到金牛岩與表兄嫂相會 誰知入谷一深 路便難走起來 先時目光雖被崖壁擋住 仗着練就目力 還能辨路

前行走出百十里到了半夜谷中忽然起了濃霧伸手不辨五指山風四起虎嘯猿啼隔山應嘯石飛樹舞都成怪影碍足牽衣如有鬼物伺襲荒山獨行越顯景物鬱暗陰森淒厲可怖有時行經霧稀之處天上星光隱約可辨可是谷深巖峻黑暗之中難以攀越再向明路一方還得留神豺虎虫蛇潛伏傷人黃潛無奈祇得借用劍光照路偏生邪霧越來越濃劍光不能及遠彷彿一條銀蛇在暗雲中閃動離身二三尺乃是茫然鼻孔中更時聞腥濕之氣恐霧中含有毒瘴取了兩粒靈丹嚙服下去祇管高一脚抵一脚往前急走祇盼走脫霧陣得見星月不料一個忙中有錯又走入了岐路直到山霧漸消天色向明見了日頭才行發覺方向偏出東南又把途徑走錯暗中奔馳一夜無休甚覺疲倦一賭氣坐在路旁石上歇息取出苗人所贈乾糧路吃了些暗忖連日荒張和撞鬼一般到處迷途差誤冤枉路不知走了多少難道這也是命數註定方自想起好氣好笑忽見谷旁塵土掀起扒掘成一大坑坑中似橫臥着一個東西五色斑斕正對着初升朝日閃閃放光爛若雲錦首尾俱被蕪草擋住看身軀粗大平扁不似蛇蟒之類心中一驚立即站起不敢要自招惹先端詳

好了退步定睛再視，絲毫不見動轉。試取小石，遙擲了三次，仍不見那東西絲毫動作和死去的一般。試探着近前一看，那東西身長丈三四，生得與穿山甲相似，飲尾俱已斷裂，身上盡是兵刃之傷，殘鱗斷甲，坑內外到處都是血跡，猶新。像是剛死不久，用劍一刺，掙滋一聲，雖然破甲而入，並不甚深，暗訝這東西不知是何怪獸，形態如此凶惡，鱗甲又極堅，必然利害非凡。看傷痕分明，昨晚有人用兵器將他殺死。這蠻荒窮谷之中，那來這等有本領的異人？越看越奇怪，只想不出個道理。腥血污穢，異人已杳，無可勾留。正要尋路出谷，走不數十步，猛聽野獸微微喘息之聲，發自頭上，仰面尋視，危崖高擁，削壁千尋，只離頭兩丈處，一石突起，方廣丈餘，估量獸在石上，繞向前面較高之處，一看，上面臥的，正是昨日所見的那隻白猿。周身銀毛，趁着好些血痕，紅白相映，越顯鮮明。一隻長爪，握着那束兜率仙芝，平置石上，彷彿睡時，恐將靈藥殘損，故此將爪平伸，不使相近。一爪壓在胸前，俯身貼石而臥，睡得甚是香甜，不禁大喜，忙用輕身功夫，平地一縱，到了石上，見石上碎石羅列，白猿臥處似有裂痕。黃潛那知白猿，昨晚和適見怪獸噴雲神豹鬥了一夜，中毒疲乏，特地裂石藏寶，身臥其

上下面穴中 還藏有兩件異寶 一心只想把兜率仙芝取走 因知昨日洞中怪物 是此猿除去 身上血跡 又與坑中異獸相似 必然又死他手 爲世除害 大是可嘉 看他動作形相 似已通靈 如在此時 乘睡殺死 雖然容易 未免有乖好生之德 就此取草 將他驚醒 又必難於對付 想了想 便右手舉劍 左手拿了仙芝 輕輕一提 居然得到手中 并未將猿驚覺 好生慶幸 正要走去 縱一想 此猿毛白如雪 已是靈物 他如此珍惜 必知仙芝妙用 得時定也不易這 兩晚連除二惡 便爲此芝 也說不定 自己不勞而獲 殊覺於心不安 似應少酬其勞 爲是 恩師曾說所賜兩種靈藥 一種只是醫病而已 另一種功效神奇 凡人服了 可以起沈疴而致修齡 如給稍有靈性的禽獸服了 足可抵他數十年苦修之功 自下山以來 所遇都是尋常病人 尙未用過 死不給他一粒 以償其勞 當下把靈藥 取出一粒 輕輕塞在白猿爪內 然後縱身下石而去 去時高興 未免疏忽 舉動稍爲重了一些 白猿原因昨晚殺死噴雲神豹時 中了毒霧 勉強飛縱石上 先想取走那先藏的一株兜率仙芝 後來覺着四肢酸軟 頭暈欲眠 一着急 剛把石頭裂開 將取得二寶 收入袋穴 已支持不住 手握仙芝 伏身臥倒 將穴遮

蔽 他已是多年通靈神怪耳目心性 何等機警敏銳 祇不過暫時昏迷 睡夢中早就防到仙芝失盜 經過兩個時昏睡 毒已漸解 聞聲便自驚醒 一覺查爪中仙芝失去 立時暴怒欲起 無奈毒氣未解 身仍疲軟 不能轉動 勉強側過臉來 一看見一人影 飛下石去 手持一劍 寒輝四射 迥非凡品 知道此時體力未復 來人利害 動必無幸 祇管咬牙痛恨 連絲毫聲息也未出 等人去較遠 強自掙扎起立 覺爪掌中有一小物 拿起一看 乃是一粒丹藥 清香撲鼻 知是靈藥 暗罵惡人 你盜了我辛苦得來了仙芝 一粒丹丸 就抵過變 上天下地 且難饒你呢 一面吞服下去 再查看來人去跡 且喜所得二寶未失 便從穴中取出 分持在手 見盜芝人 由東北退出旁谷 已轉向夾谷出山路 脚不沾塵 飛也似往前奔越 却不時常人 這時初服靈藥 四肢仍是疲軟 那敢冒然追去 祇得扒上高處 乾瞪着一雙金睛火眼 望着前路發急 無可奈何 還算好 明夷子百煉靈丹 仙家至寶 白猿秉賦 又與常人不同 僅過了半個時辰 便有了靈效 一陣腹痛過去 將毒下淨 體力雖不似往常矯捷 業已逐漸復原 再看盜芝人已跑出數十里外 仗着神目敏銳 憑高下視 目力所及 便能望見 當時急不可耐 惟恐跑

迷立時飛身下石，順路尾追。追到後來，兩下相隔不過二十來里。白猿機智，前回爲抱虎兒出遊，遇見能人，幾乎吃了大虧，有了戒心，祇管心中忿恨，緊隨不捨。因恐又遇仙俠一流人物，一到將要追近，反而躊躇起來。心想先查看出敵人虛實，再作計較。如是能手，自忖祇敵不過，便不上前，自討苦吃，等跟到落腳之處，暗中盜取回來。此舉雖然隱妥，又恐敵人行至中途，將那粒兜率仙珠吃去，好生委決不下。谷徑迂迴，不是繞道，縱住高處前望，見仙芝仍繫在敵人背上，包伏外面，才放心下地，接看再追。他這裏隨地繞越，觀望遲疑。黃潛脚程本快，爲了途中耽延，愈發加勁急趕，所以中途未被追上。後來將出山口，白猿追了多時，漸覺敵人無什出奇之處，同時體刀已復，暗忖那人寶劍雖利，不似能飛，脚底不過比常人快些，毫無異處。自己手上也有兩件寶物利器，適才是身軟無力，容他走脫。此時怕他何來，當下膽氣一壯，便飛速追將下去。白猿自然比黃潛安心得多，小消片刻，相隔便祇十里左右。黃潛行徑峯側，因知入了金牛砦，意欲尋人問路，又加一口氣跑，小半天，也想歇息歇息。過澗以後，便將脚步放慢，不一會便被追上。白猿身步輕靈，跑起來聲息全無，快要臨近，還

未覺查因見前面有極清泉水剛把包裹取下待取乾糧猛一回頭見白猿追來知他醒來
失盜跟踪相仇手中還拿着一長一短兩件兵器精光映日來勢利害不可輕敵忙一縱身
先將包裹掛向道旁大樹枝上剛把寶劍出鞘說時遲那時快白猿已長嘯一聲右手一件
三尖兩刃旁帶三個如意鈎環長約五尺的怪兵器首先刺到黃潛將劍一迎噲的一聲剛
擋過去白猿左手一枝形似判官筆的兵刃又復縱身當頭刺到身手矯捷急如飄風加上
那一長一短兩件兵刃形式奇特光華燦燦寶劍竟削他不動黃潛劍法雖然出諸仙傳僅
僅敵個平手鬥到後來黃潛漸覺氣力不加恐鬥長了吃虧正待暗中施展法術防身取勝
顏覷己自趕下嶺來喚止互說前事好生傷感那白猿到了嶺上便和虎兒在一處玩去二
人見虎兒拿着那兩件奇怪兵器不住攛引要將過來一看短的一枝都認得是武當內家
最有名的兵器九宮筆聞說當初武當派名人銅衫客最善用此筆專破敵人真氣能發能
收與飛劍相似那三尖兩刃附有三環月牙長的一件黃潛雖然學藝多年平常聽乃師
明夷子講說各派門巾仙劍利器的名稱用法多所聞講也舉不出他的名來這兩件怪兵

器都是光華閃耀 照眼生輝 冷氣森森 浸人肋髮 知是寶物無疑 先當白猿 送給虎兒 及至顏覲一問 白猿却又打着手式 意似不然 虎兒接口道 他適才和我說 這兩樣寶貝 連那仙果 原是給我找來的 因為這個 還和怪物 打了兩夜 他幾乎沒被怪物抓死 等我和他要 又說我年紀太小 爹爹媽媽不久要上京裏去 剩我一人 怕被惡人捨去 祇給我先玩上幾天 等爹爹媽走了 他就拿這個 送到我師父那裏去 長大仍舊歸我 到時這東西 還會飛 他現在想見黑哥哥 要爹爹回去呢 黃潛見虎兒一點小人 竟通獸語 大是驚異 顏覲又把生時許多異狀 以及神虎仙猿 日常作伴 護救之事 一一說了 顏覲親仇 時刻在意 與黃潛相見 得知京中父親仇人情形 本就躍躍欲試 再一聽虎兒之言 知道白猿靈異 既說自己要往京師 必有原故 益發動了復親仇之念 祇不知虎兒 怎生不去 便問白猿 我夫妻與黃表弟 去京辦那事 能成麼 白猿點了點頭 又伸手往金牛砦那方 連指顏覲 知他要自己回去 至戚好友 化外重逢 也有許多心腹 罄吐 石郎雖非外人 到底有些不便 當下倡議回砦 四人一猿 回到砦內 石郎知他有話要說 先自別去 準備酒肉 爲新客接風 不提 顏覲先引黃潛見了顏妻

虎兒白猿 自尋神虎云訖 顏覲夫妻 與黃潛一商量 仇人聲勢日盛 近幾年服了妖人丹藥 體日強健 雖說寵幸已衰 究屬傳聞 不可置信 這樣耗將下去 耗到幾時 難得黃潛武藝高強 又學會臨危脫身之法 正好出其不意 同往京師相機下手 行刺報了親仇 再作打算 黃潛也覺父母之仇 應該早報爲是 艱危行險 均非所計 顏覲原意將妻子留居金牛砦 顏妻因自己也曾武藝 不比尋常婦女 一則患難 恩愛夫妻 不願相離 二則同往 還可相助 有益無損 祇虎兒去留 大是爲難 顏覲因白猿 曾有虎兒獨留之言 再者仇敵勢盛 到處都有網羅 爪牙密佈 又有妖人相助 此番前去 全憑天佑 萬里行險 僥倖一擊 成敗利鈍 實難預料 虎兒前往 不特孺子無知 徒多累贅 涉有不幸 顏氏豈不絕了後嗣 石郎父子情深義重 託付與他 決無差錯 何況又有神虎靈猿 日夕伴護 行刺成功 異日歸來 父子重逢 自不必說 即使事敗身死 此子天生異稟 大來也必能重報兩世之仇 終以留此爲是 便和顏妻說了 顏妻雖然不捨愛子 利害相權 也就無可奈何 正說之間 虎兒已一手拉了白猿 一手用一根長索 繫了虎頸 連跳帶進 跑將進來 要黃潛觀看神虎 黃潛見那黑虎 生得那般威猛 長

大也甚駭然 因聽顏親說起虎猿許多異跡 便起立致了幾句謝詞 虎猿也各點首 微嘯示意 顏妻嫌虎兒侮弄 忙過去將虎頸長索解了 說了虎兒幾句 那虎微一轉身 蹲臥在地 虎兒便猴上身去騎了 黃潛足虎與人如此親暱 宛如家畜一般 問虎兒怎不害怕 顏妻笑道 老表弟你那裏知道 虎兒天生是野孩子 一把蠻力 有時犯起性來 大人都拗他不過 這裏苗家娃兒 大的小的都很多 前日石郎引了幾個來 他都不愛和人家玩 獨單和神虎仙猿在一處 形影不離 這還是神虎的傷剛好 須要調養些日 暫時不能勞動呢 前在青狼砦寬三天兩日 獨個兒和仙猿騎了神虎出遊 一去大半天 天到黑方回 也不知去些什麼所在 有時連他爹都不叫跟去 這神虎也真和虎兒緣 打降生那天 便佑護他起 直到如今 這次還爲我們 受了重傷 平時任是多利害的猛惡野東西 聞聲望影而逃 不敢近身 挨着他 便即送命 青狼砦上千苗人 刀矛齊上 毒箭亂射 也未傷他一點皮毛 反吃他撲傷了砦主 這這樣威猛 却和虎兒親熱得馴羊相似 隨他怎樣侮弄 決不在意 我常恐虎兒無知招神虎 仙猿生氣 每每喝止 他還不願呢 黃潛聞言 想起仇人門下 象養着許多異派中的能手 便

是家將 也都大半精通武藝 此番前去 利器必不可少 三人中 僅自己有一寶劍 如何濟事 白猿現有兩件寶器 長的一件 雖不知名 內家功藝 觸類可以旁通看形式大約與內家七寶中的月牙鈎連刃 用法相同 短的一支 明是九宮筆 更聽恩師指點過 當時因手邊沒有此筆 不會練習 用法還全記得 聽見表兄嫂說 這多年來因一心復仇 常背人勤習 武功並未荒廢 只未經高明人指點 遇見大敵 恐難必勝罷了 何不將這兩件寶器 借來按照恩師傳授 略加變化 教他夫妻 練上些日 學會了 再走 豈不要好得多 當下忙叫顏覲去和白猿商借 白猿聞言 先是搔首沈思 顏黃等三人 看出他作難神情 以爲不允 又不便勉強 方自失望 隔了些時 白猿忽朝虎兒 連叫帶比 虎兒喜叫道 爹爹 白哥哥答應借啦 等爹爹表叔走 他隨後還跟去呢 顏黃等三人 聞言大喜 這兩件寶器原插在虎兒背上 便取了過來 一會 老苗父子過訪 說已備酒肉 來請佳客 前去接風洗塵 三人謝了 携着虎兒 同往大嶺 當晚盡歡而散 第二日早起 黃潛因兜率仙芝中 一粒靈果 已爲虎兒吃了 下餘芝草 已不能移植 此芝功能益氣增力 輕身明目 自己服過 知道用法 正好與表兄嫂服用 便向

顏妻要了一塊玉牌，將芝草碾碎爲泥，加和了兩粒靈丹，盛入瓦罐，吩咐用細絹將口密封，交與隨侍苗女，依法九蒸九晒，以備服用。然後老幼四人，帶了猿虎，同往岩側僻靜空曠之處，教顏氏夫妻練那九宮筆，和月牙鈎連刃。石郎昨晚得信，練時也走來旁觀，並備酒食，助興。因忙着練成好，早起身，率性連飯都未回去吃。夫妻二人輪流演習，好在原是會家，又都聰明堅毅，自然一點便透。一學便成，虎兒見父母相隨，表叔學藝，兔起鶻落，縱躍如飛，周身寒光閃閃，不禁心喜，強磨着黃潛教他。黃潛情不可却，趁着閒時，意欲引逗爲樂，略爲教他幾手。誰知虎兒天生奇稟，初生不久，便服仙丹，前隨袁虎出遊，多食靈藥，異果，體力精氣本勝常人十倍，加以昨日又服了一粒兜率仙珠，身子益發靈，適才旁觀，早已心領神會，見黃潛只教了幾手容易的，憨嘻嘻的，笑道：「表叔，這個我會呢。」隨說接過九宮筆，一個黃鶴冲霄之勢，一雙小足一點，便凌空三五丈，飛縱起，施絕開來。黃潛雖知他不是凡兒，却也不料竟是如此神異，好生驚贊，暗忖：「此兒有此身手，加非恐萬一事敗，同歸於盡，將他教好武藝，帶走，還到是個絕好幫手呢。」正自心動，虎兒練未幾下方在起勁，旁踰白袁，忽然一聲長嘯。

縱越空中，將虎兒接住，抱將下來，將九宮筆奪過，遞與黃潛，指着虎兒連嘯不已。虎兒性強，頭一次受白袁強制，氣得要哭，伸着一隻小手，朝白袁頭上不住亂抓亂打，白猿也不發怒，仍是連叫帶比，只不令他下地。顏妻見狀大驚，剛出聲喝止，虎兒已解白虎之意，緊抱虎頸，喜笑言開起來。顏氏夫妻見狀奇怪，喝問虎兒是何原故。虎兒剛說了句白哥哥不要我跟表叔學他有好，言還未了，白袁將手一搖，怒嘯了兩聲，虎兒又說了句白哥哥不許我說呢，便不往下再說，逕拉了白猿，騎虎往林谷中走去。虎兒起初看得那般起勁，自經白袁這一來，從此三人練時，他自和袁虎四處遊玩，除有時與父母同食飲外，絕少在場之時。顏黃三人俱不知白袁不許虎兒從學之意何在。人本太小，三人又忙着用功，每早起身，練到黃昏日落，爲求深造，回去又由黃潛傳授坐功煉氣之法，準知虎兒有此神虎靈氣，隨護決無差錯，俱沒留神他的行止，也沒再向他盤問。只石郎細心，見虎兒自第一日學九宮筆，被白袁禁止之後，每次騎虎出遊，多半由砦側林谷中出去，却由後砦僻徑中回來，知道砦前後一東一西，相差太多，路更絕險，完全背道而行，繞越往返，不下六七百里，每出也有一

整天的時候 早的竟止三四個時辰 雖然有些奇怪 因袁虎靈跡久著 虎兒又是有生自來 以爲顏黃二人 一個能通神會算 一個是仙人門徒 會有仙法 既然置之不問 想必無關緊要 略想了想 也就未提 因此顏氏夫妻 始終沒問虎兒在何處遊玩 相隔金牛砦多遠 忙裏光陰易過 不覺便是半年多光景 顏氏夫妻 進境神速 居然分別將兩件寶器 學得精通純熟 方正籌議行期 恰巧老苗 派赴省城辦貨的苗人歸報 仇人逆跡大着 三人聞言 益發心急 加以虎兒生長 快得出乎情理 數齡黃口孺子 在黃潛來金牛砦電半年功夫 竟長得和十五六歲健童相仿 身輕似燕 力猛如虎 石郎愛他已極 常命砦中苗人 逗他角力爲樂 數十健苗 合持一條長索 竟拉他一個小孩不過 大可放心 委之而去 依了顏妻 還恨不得帶走才好 顏黃二人 因他畢竟年幼性剛 又未學過武藝 終是不妥而止 因虎兒年幼無知 顏氏夫妻 只說隨黃潛入京訪友 辦一要事 並未明言報仇 行前特地作了一個錦囊 用白絹將家世 和乃祖被害 父母逃亡 如今方得報仇情由 一一詳記在上 末後說仙袁不準學藝 必然有待 我三人此去 如果十年以內

不歸 也無一人有音信 定爲仇人所害 比時你已然長大成人 學會武藝 你有此資稟定非
凡怪 可即速趕往京城 將逆當辦全家殺死 報這兩世奇冤大仇 不過去時 至早也要在七八
年間 得遇名師 學成之後 不去與不到學成 年滿前去 均爲不孝等語 寫完 連虎兒祖父顏
浩 死前託人偷寄顏覲 命他速逃 爲異日報仇除惡之計 勿殉一節的一封血書 一併包藏
囊內縫密 與虎兒貼胸帶好 切戒不許失落 並說我兒平時頑皮 不愛文事 從母口授 識字
無多 此囊須要小心謹藏 我此去也許當年回轉 否則欲知父母身世 須在五年之後 或是
得遇明師 請師拆看 或是請石郎大哥拆看 外人前不可洩露 誥誡完畢 又再三拜託老苗
父子 和白猿神虎照護 然後起身 全若人等 俱都送出 若外風遠 父子天性 臨歧洒淚 自不
必說 連老苗父子 也哭出聲來 顏黃等三人走後 石郎因見虎兒 當時孺慕依依 牽着父母
悲哭不止之狀 恐他年幼 不捨父母 性又倔強 倘或一旦想要跟踪尋去 豈不爲難 後來見
他祇當日晚飯未吃 拉抱着猿虎 思親垂淚 哭了一陣 便自睡去 第二日起身 便仍歡歡喜
喜並無異狀 每日照舊騎虎携猿出遊 石郎見他每次都是早出晚歸 絕少在砦中吃飯 一

向說出遊在外 多由白猿採來山果充饑 有時還給石郎 帶回許多珍奇果品 看慣也就不以為意 剛放心沒有幾天 這日晚間回岩忽要服役苗女 教他學做谷巴 升火煮飯等雜事 石郎因受恩人重託 每早晚都來看望 見他如此以為小孩學着好玩 撫慰談笑了一會 便自歸臥 虎兒學起來 却極認真 恨不得當時便要學會 先讓苗女 挨次作給他看 跟着如法泡製 不對又重作 虎兒雖然聰明舉動却極粗豪 柴米鎖屑之事素不經心 若能一學就會 反覆學製個好幾回 不覺到了深夜 生熟谷巴堆得到處都是 仍然沒個準頭 苗女勸他安歇 明早再學這也不是急事 何必忙在一時 虎兒執意不聽 要是故意偷懶不教虎兒看出固是不依 那猿虎也跟着在旁怒吼怪嘯 嚇得服侍他的兩名苗女 不敢違拗 一直學到快天明時 虎兒才勉強學會了些 當下便命苗女 取來兩個裝青稞的大麻袋 將那生熟各半的谷巴 連父母與他留下的醃臘肉鹹菜 還有鐵鍋支架刀叉水瓢等 供食用的器具 一齊胡亂裝入袋內 用索繫好袋口 紮在一齊 白猿跟着動手 搭向神虎背上 虎兒又取了兩件衣服 跨上虎背 往外便跑 苗女俱經石郎挑選而來 也頗仔細 到此方明白虎兒 要離此他

去 一見情勢不好 連忙追出 取出身旁牛角哨子 正要吹起聚衆 報與石郎知道 羣起攔阻 虎兒已自覺查 回虎喝道 我同白哥哥 要搬到好地方去 怕石郎哥哥攔我 才不要他曉得 他原攔我不住 無奈有爹媽的話 我不敢和他強 你不等我走 敢吹哨子 把他嚇來我叫黑哥哥咬死你 苗女哭求道 少若主恐你想爹媽 追去惹禍 來時再三囑咐 好好服侍你一舉一動 都和他說 早晚多加留神 如怠慢了 你和出什事兒 便要我們的皮 你走不妨 我們却是活不成噯 小爺爺 你可憐可憐我們 就是要走 也等過了明天好不 虎兒笑道 如是明天他知道就要攔我啦 康康連連 也快餓死噯 爹爹不在 找誰給他藥吃 這個不能依你 我走後 可對石郎哥哥說 他和老大伯 待我找媽真好 我拜了師父 學成了仙 定來謝他 我不是找爹媽去搬的地方 也離此不遠 還要往下說時 白猿似已不耐 一聲長嘯 將虎股一拍 那虎便折轉身 駭了虎兒 如飛往巖側林谷之中跑去 苗女情急知虎兒此去不歸 一個拿起牛角哨子狂吹 一個拚命往大岩跑去 這時天漸現明 苗人已多起身 聞聲齊集 石郎也趕了來 聞報大驚 忙率衆人往谷中飛趕 連跑帶喊 直追出二十來里 也未見猿虎跡踪 前面

谷路到頭 盡是懸崖削壁 烏道鴛鴦 人極難上 知己去遠 不可追尋 勉強攀援 到了崖頂 一看下面絕壑千尋 相隔不下數十丈 勢難飛渡 十分與喪 歸來查問二苗女 虎兒走時情狀 自己昨晚 也曾親眼見他學做谷巴飯食 以爲童心好弄 不曾想他有此一舉 此子本有來歷 虎猿又是仙獸 真走誰也攔他不住 其勢難怪苗女疏忽 揣測他行時取物用意 并非趕往京城尋找父母 必是同了虎兒 移居深山窮谷之中 照他每次早出晚歸的時候來看 或者就在近處 也未可知 但是尋不回來 日後見了恩人 怎生交代 心中難過已極 老苗也得了信 又將石郎和二苗女喚去 責罵一頓 無計可施 祇得多派手下健苗 四出探尋 如若見人 千萬不可驚動 急速歸報 再由石郎 親身尋去 用好話安慰 勸他回來 且不說老苗父子着急 再重說虎兒 自從白猿回來服了靈藥 獸語日益精通 身體也跟着暴長 那日因想跟隨父母 向表叔學那兩件寶器 被白猿強止 正犯牛性之際 白猿忽用獸語大意說 你將來是仙人徒弟 本事要比姓黃的勝強十倍 現在跟他學這人間的武功 沒的耽誤了你 學他則甚 前些日子 我給你捉到兩個神猴 是那天被我們弄死那怪物 金髮神猴的兒子 如今

關在一處石洞以內 已然餓了好些天 你將他降服收養 異日長成 大是有用 這兩天虎傷
己好 小孫火氣也殺下許多 那裏風景地勢甚好 等你父母走後便可搬去居住 靜等有緣
仙人到來拜師 何不瞞了他們 抽空隨我騎虎回去看看 豈不比呆在這裏強得多哩 虎兒
聞言立時轉怒爲喜 上了虎背往砦側林谷之中走去 谷逕奇險 從無人打此通行 虎兒也
是初次仗着猿虎之力 穿山越澗 上了懸崖峭壁之間 往往一縱數十丈高遠 相隔大砦約
有五六百里的山路 虎兒在虎背上 先知白猿談說小孫 還不在意 後見沿途盡是危峯怪
石 巉崖峭坡不是叢莽塞途 荆秦遍地便是森林陰翳 不見天日除了草門怪蛇亂竄 樹底
毒虫鳴躍而外 林說人跡連鳥獸都是不到一個 但覺虎行如飛 風生倆耳走了好一會 還
不見到 興往日青狼砦騎虎出遊 迥不相同未自心焦 回頭向白猿詢問 黑虎脚步倏地放
慢許多一會一縱 所經之地左邊是碧嶂排天 望不到頂 右邊是無底絕壑 黑沈沈不知有
所丈深低頭一看脚底 並沒有路祇是削壁當中 有無數突出的怪石 棋布星羅高低平斜
參差相間長短大小也不等 虎行其上易跑爲縱 小的突石祇比拳大 仄處更是不容跬步

那虎却和逃蚤一般。時上時下忽高忽低。由這石跳向那石。前脚抓到突石身子往前一起。後脚跟蹤繼至。再忙往後一登。便又換到第二突石之上。跟速前進毫不停留。實則也無法停留。稍一疏失連人帶虎。均須墜入壑底。有粉身碎骨之險。虎兒剛失聲驚呼。白猿已從背後伸過一隻毛手。將嘴捂住。虎兒知道危險。不敢掙扎。索性連眼也閉上。一任那虎縱去。似這樣在虎背上。跳跳縱縱約有數十次。猛覺白猿不再捂住。虎步加速到了平地。到睜眼一看。那段危壁業已過完。轉入一條廣谷之中。兩壁山花禿媚五色爭芬。異香撲鼻。地上是竹林彌望。參天挺立一片蕭森。青挹眉宇加以細草平鋪。豐茸如褥翠條搖風。聲如鳴玉。虎兒年幼心粗。雖不懂什麼雅趣。才離危徑。忽入佳景。也覺氣爽神清。心開氣逸。自然發動天賴喜叫起來。幽谷傳聲空山迴響。餘音裊裊還未歇絕。左邊谷壁忽然中斷。那虎往右一拐出了竹林。高山在望繞山迴旋。又行了一截崎嶇路。逕走到一條闊澗旁邊。白猿先下虎背。越澗往前飛跑。黑虎也駝着虎兒平躍過去。行到一座圓崖之下。便即止住。虎兒下虎正張望間。白猿已從左近桃林跑來。兩隻毛手捧着許多肥大桃子。虎兒拿起。吃了一個甚甜。

方要再吃白猿搖手比式示意，輕悄悄將虎兒引到崖後。一塊丈許方圓大石旁邊，光側耳聽了聽，面現喜容，然後對虎兒招手，叫他上前。自己將石旁一塊小石搬開，縱過一旁。虎兒來時，路上已受指教，那小石封處是大石的空處，恰容虎兒一人。剛走進前，忽聽康連一聲從小石缺處閃出兩點藍光，走到跟前一看，石隙碗大，裡面現出一個小毛頭，生相似猿非猿，黑毛漆亮，圓臉如人，滴溜濟圓一雙藍眼睛，光射尺許，才一見人，倏地一閃隱去。虎兒手上本拿着一個大桃子，覺這小柔好玩，意欲憑穴觀望，設法逗他出現。頭剛往前一探，白猿忽從旁邊伸過手來，將他拉住，就在虎兒却步退立之際，猛覺小穴中長蛇出洞，殺飛出一條黑影，直射胸前。虎兒一害怕，忙纔開時，手中一動，那個大肥桃已被劈手奪去，奪去迅速其疾如矢，祇到穴口時稍慢，這才看出那黑影是那小柔的一隻長爪，接着便聽穴中騰擲爭奪，康康連連叫了一聲，嘯聲甫歇，穴口毛影一閃，又現出一個紅毛頭，紅得油光水滑，比黑頭一個黑的，還要來得可愛些。虎兒越看越喜歡，又拿了兩個大桃引逗，因上次被奪，加了小心相隔也遠些，那小猿被白虎困閉數日，已是餓極，纔得口水直流，一雙圓眼珠滴溜。

溜亂轉隔了一會，虎兒見他不肯來奪，故把桃伸近了些。小猴又看了一會，倏地隱去。這一個紅猴比黑猴還快，早就覷準地方，小毛頭剛一閃開，長臂利爪便跟着飛抓出來。虎兒雖然有備，還幾乎被吃他奪去。黑猴抓了個空，好似發怒，又在穴中騰撲跳擲，叫嘯起來。一會露面來窺，這次竟快得出奇，略一露面，爪便飛出，自然仍抓個空。二猴依舊在穴中撲騰，叫嘯一陣，又換了黑猴來，終未奪去，引得虎兒哈哈大笑。末次紅猴出現，想是智力已窮，更不再隱。一味口張眼裂，面現乞哀之容。虎兒把桃伸向穴口，也不來搶，不住口直叫康康。虎兒見他可憐，便把桃塞入穴口，小猴一口咬住，退了下去，也未再騰撲。二猴邊吃叫，隔一會換了黑猴出現，口中直叫連連。虎兒故意捧起桃子與他看，連用手比帶怒罵道：「說叫你搶我桃子，等你闖在洞裡餓死，偏不給你。」黑猴聽着，似有愧容。後來眼中竟現淚痕。白猿原教虎兒每次祇給一猴一個，祇給多的與看不使吃飽，殺他火性，以儆制服。見狀不忍，又給了他一個。二猴以為有求必應，更不再叫。黑猴得桃面退，穴口又換了紅猴，也不再搶奪。祖流淚乞哀輪流取索，虎兒又要給時，白猿藏蹲石旁，搖手禁止。虎兒心愛二猴，那知此物機智。

利害雖然幼小，猛惡非常，越看越不過，不由出聲，向白猿道：「白哥哥，單攔我今天頭一回，多給他們吃兩個吧。」這幾句話一說，不要緊，小猿看出神情，來人有同伴在側，先還不知是對頭冤家。等虎兒給完這個，又給那個，把十幾個桃子給得祇剩下一少半時，白猿伸手拉他，不要再給，促令退下。封石回岩，手揚處，恰被小猿一眼瞥見，立時目露凶光，鋼牙亂挫，虎兒逗慣了，不知進退，一面向白猿央告，再給紅的一個，才顯得公平。一面將手中桃往穴口伸去，誰知小猿桃已吃飽，看出仇敵，竟從穴中，暗下毒手，嘴剛將桃咬去，利爪便飛射出來，照着虎兒臉上便抓，幸得白猿靈警，一聽小猿挫牙之聲，知道不好，早就留神到這一看，桃剛遞過，便伸長臂，將虎兒抱出石洞，差點沒被抓壞面目。紅猿一見抓空，怒目來窺，白猿也知看破，挺身起立，先指着小猿，兩下隔穴口，怒嘯了一陣，然後用石封了石洞，一同回去路上，埋怨虎兒大意，說二猿父母都死在白猿爪下，殺母殺時，如非乘其無備，先抓傷了他一隻眼睛，幾乎沒被抓死，即此還惡鬥了一整夜，母猿死，因公猿未歸，又不捨小猿，恐有失傷，特地將二小猿藏在隱秘石洞之中，此物天生怪獸，靈異非常，早晚必能尋到仇敵，他藏好小

孫正要起身，兩下便即相遇。鬥時原在洞側不遠，小孫在洞中，看得清楚，知道白猿是乃母仇敵。後來母孫恐小孫被發現，特地引白猿鬥向所居本洞。兩下相持，連翻過四個山頭，周身皮毛扯落，連受重傷，才逃入洞內。白猿知他氣尚未絕，但因他臂長爪利，最後難免拚死來抓。如若近身被他抓住，難免不兩敗俱傷。知道豬婆灣谷中石穴之內，連夜有寶氣上升，該有寶物出現，意欲取來之後，再結果母孫性命，以免後患。當時不和公孫死鬥，因聞異香，知有靈藥在內，逕入後洞，將母孫新採來，留待公孫同食的兜率仙芝取走。出洞日遇見黃潛，匆匆也未在意。嗣因尋寶，遇見怪獸甲徐，又苦鬥了一夜，殺徐得寶，中毒昏臥。黃潛盜芝，跟踪尋仇，等明白是一家人，同到嶺上，聽說母孫已死，才放了心。白猿原意，不久遠行去見舊日恩主，交寶復命，暫不與二孫相見。任其禁閉穴中，受餓連穴外見光的石洞，也用石堵塞。過些日火性稍殺，再由虎兒出面，以恩相結，每日用山果，前往引逗，照他策劃，不消旬月，便可收服。異日虎兒拜師，再請恩主，以佛力解冤。此孫恩怨心重，這一來被他發覺，虎兒是仇人引去，不特多費數月光陰，還須另使他法，恩威並用，才見放出。否則他爪利如鈎，力逾

虎豹不能爲用 反有隱患等語 虎兒也說不出道理 祇是想着好笑 見回時未走原路 方在詫異 一會那虎已往高山之上跑去 山盡是峴 下面雖是平地 可是那崖壁立千刃 由上至下 少說也有百丈之高 那虎沿崖飛跑 轉瞬到頭 還不收勢 方自心驚 虎已往下縱去 虎兒心剛一驚 身子已被白猿抱緊 在虎背上 和騰雲一般 兇眼及地 略一轉折 便見廣原路逕 彷彿經過 頃刻出山 才知是那日走過由青狼砦外山口 一問白猿 爲何往返不走一條路 才知所遊之地 三面都不通人跡 祇山南百里有一條秘徑 可以行人 也絕少人知 由金牛砦去 按說走歸路 近而好走 但有那座高崖 是天生阻隨 離地太高 去時虎不能飛躍而上 不比回時 可以縱落 如由山南那條路走 要繞一千多話 中間還經好幾處 苗砦墟集 諸有不便 所以去走林谷險逕 回來改走險崖飛躍 虎兒由此每日必往 半年多功夫 祇初起頭有兩次 是由原路險逕回來 去時騎虎 回時虎却離開 走向別處 由白猿抱着攀籬援葛沿壁縱躍而歸 每問白猿 神虎何往 白猿說是給虎兒去找異日伍侶 虎兒也未在意 三月後 兩個小猿 逐漸長大 因受虎兒長期喂養 馴服了許多 虎兒又和白猿說情 將那堵塞石凹

的一塊山石去掉 使其通風透明 可以瞭望 二猿每當虎兒將至總是爭着由石隙外望 康連之聲叫個不已 虎兒與二猿相處日久彼此均能聞聲知意 甚是親暱 祇仍見不得白猿 偶從隙中望見 依舊磨牙怒嘯 伸爪作勢 意欲得而甘心 虎兒因二猿靈慧解人 便教他說話 雖然發音與人不同 仍是獸叫 虎兒生有異才 竟能懂得 照他叫聲取名 紅猿康康 黑猿連連 每去不是採些山果松實黃精之類 便是從岩中帶些苔青青菜 與他去吃 半年過去 顏覲夫妻 同了黃潛進京 虎兒仍照常前去 去到第二次上 白猿忽說時機將至 教虎兒先不給他吃的 暫時餓上幾日 再作計較 虎兒早就要放康連二猿出洞 白猿總是不允 那塊封洞大石 重有萬斤 自己又弄他不動 聞言大喜 立即應允 照白猿計策 故意抓個錯兒 斷了二猿食物 二猿先頗掘強 繼以怒嘯 到第三天始覺難耐 變作求懇 虎兒只不採他 過有十來天 二猿實在忍不住餓 見了虎兒 竟向隙流淚 哀號起來 虎兒也是於心不忍 無奈白猿說 再一兩天 就該放你 你也要搬到崖上石洞中來 在此等候你的仙師 這東西野性難馴已極 如不由你親身制伏 我在無妨 我一離開 縱有神虎隨侍 二猿同上 也奈何他不得

莫如將他先識個够，然後和誰說。他如聽話順從，永遠隨你爲奴，不止將他放出，日後拜了仙師還有大好處。不然他兩個年紀還小，不比他父母力大，推不開這塊封洞大石，關在裡面早活活餓死，哀求無用。你只看他不用你說，自己將腦後金髮，拔了一根給你，便永遠降伏死活由你，決不再變這東西。愛髮如命，天性生成，出時向我尋仇，必將他制個半死，不到我出席，示意切莫要阻攔勸解。這樣方保無患。當下又教給虎兒一條妙計。第二天出遊回岩，白猿說明早移居，并放小猴出世。此去暫時不會再來，事要機密，勿使人知。將用具衣物帶去。虎兒一聽自己素日吃得多，新居雖好，但是無有飯食，咎巴吃的只是山果，恐解不了餓，自己又不會作，想了想，便逼着隨侍苗女，教升火煮飯，蒸咎巴等。家居雜事，亂了一夜，勉強學會。次日不別而行，到了地頭，白猿早把崖頂巨洞整治潔淨，搬了些石頭做几榻。虎兒先將用具食物，一一運將上去安置，便催着移石放猴。到了崖後一看，連連已餓得有氣無力，滿臉淚痕，眼巴巴朝着石隙外望。一見虎兒到來，宛如見了親人，又哭又叫。一會又換了康康也是如此。虎兒便問道：你日前不是劃傷了我的手臂，才把你兩個餓了這些天，我

有心將這大石搬開放你兩個出來。如肯一生一世，永遠跟隨我在此，我就放你。爲了你們連家都不回去，靜等我的仙師來了學本事，肯服我麼？

康康聞言臉上頓現驚喜交集之容，叫了起來。連連也跟着在洞內啞聲嘶和。虎兒聽出二猴叫聲，直是喜出望外，萬分願意待地先給甜頭，遞了兩塊答巴，兩大捧山栗過去，吩咐分食，不許爭搶。吃完再說。這時二猴已有人性，不過性情猛烈而已。多日飢渴，忽得美食，喜歡到難以形容，忙接過去，又伸出頭面，把虎兒的手親了又親，才退向洞中。邊吃邊喜嘯不已。一會吃完從隙中現出毛臉，面露感激希冀之容，不住口慢聲媚叫，意求虎兒踐言，去石開放。虎兒笑的關你受苦的，並不是我要不是白哥哥和我說。天天多老過到此，看望給你吃的，怕不早餓死了吧。放你不難，你要出來不聽話不聽人嗎？連連聞言連叫兩聲，一定永遠相從，死生惟命，便退下去。和康康低叫相商了幾聲，倏地伸爪遞出兩根金髮。虎兒見果如白猿之言，忙向白猿示意。一面朝石隙喝道：現在我就放你，但這石頭太大太重，你兩個可躲向洞角，將臉朝裏，不要來外邊看，免得我弄他不動。二猴應了，立即退下。這裏猿虎同時從旁用力，一陣轟隆之聲，竟將那

萬斤大石移開了些。回到母猴未移時的原來地方。現出一個人。來高的洞穴。虎兒高興已極。剛喊得一聲康康連連。你兩個東西。還不出來我看。二猴便飛也似竄出。伏向虎兒脚底。各捧一手。不住亂親亂聞。虎兒見二猴生得一般高矮。一紅一黑。都是油光水滑。一身細茸。毛腦後長髮。燦耀黃金。閃閃生輝。煞是靈巧好看。不禁大善。二猴正善叫。人休。猛一回頭。看見白猴。拿着一根去掉枝落的長藤。蹲踞石上。大仇對面。分外眼紅。無奈敬畏虎兒。不敢上前。祇急得把滿嘴鋼牙直挫。不時諦視虎兒臉色。虎兒見狀。笑道。你兩個莫這樣。你媽是仙人殺死。不是我白哥哥。真要不信。講打。你兩個也打不過他。不信就試試。可是今朝要打不過時。都是跟我在一堆的。永不許再爭打了。二猴聞言。康康首先起立。奔了過去。將身一縱。伸出長爪。往白猴臉上便抓。白猴更是靈活。身子微閃。讓開來勢。兩手持着長藤。當頭套下去。往起一兜。往旁一甩。剛將康康甩出去二三十丈遠。近。跌落地上。說時遲。那時快。連連見虎兒沒有出聲喝禁。康康這跟蹤繼至。白猴就着甩出餘勢。反手一兜。又將連連隻足兜住。跌了個仰翻。又二猴就地縱起。怔了又怔。互相怒嘯兩聲。同時齊上。白猴將身一縱。二猴也

忙跟着縱起 准知上了白猿的當 倏地長藤由上套下 恰將二猿同時套住 套近腿際 又是用力一兜 二猿身在空中 用不得力 這一兜連翻了許幾個筋斗 才行跌扒地上 白猿借這一兜的勁 却從地頭上一個魚鷹入水之勢 斜穿出老遠去 二猿吃虧 益發暴怒 猛力上前 白猿身法 真個神妙莫測 搖晃起那條長藤 連縱帶舞 或上或下 或前或後 單來單兜 雙來雙套 從無空發 二猿被他兜上 便是一交跌落 似這樣鬥有個把時辰 白猿仍是從容應付 二猿却被兜得手足慌亂 不知如何是好了 虎兒方看得有趣 急聽白猿一嘯 知是時候忙 即喝道 康康連連 你這兩個東西 打些什麼 你怎打得我白哥哥死 我爹媽又不是他殺的 他要是生了氣 你兩個就沒命了 康連二猿 先時那般狂惡 聞聽竟自止住 滿臉帶着羞憤之容 走將過來 扒伏在虎兒脚下 虎兒便道 以後你兩個 跟我用的苗娃子一樣了 不聽話 我是要打你的 放乖些給我做事 看家 採果子 等我長大 拜了仙師 自有你的好處 曉得麼 二猿應聲示意 虎兒又取了好些東西 與二猿吃 一會看看這個 一會摸摸那個 心裏真說不出來的喜歡 坐在山石頭上 也想不到作什事好 待了一會 白走近猿身 測剛往山崖上

一指二狻怨毒未消，雖未敢公然撲鬥，却把怪睛圓瞪，牙齒挫得山響。虎兒見狀，正要喝罵，岳猛想起神虎不知何往，方欲詢問白猿，忽然山風大作，西北角上萬馬奔騰之聲，震動山岳，由遠而近。二狻倏地一聲長嘯，便要迎聲飛縱前去。白猿在側早有玩備，不等二狻縱去，由側面一探身，夾頸皮一爪一個，將二狻抓了起來。再向虎兒一聲長嘯，往崖頂當先跑去。虎兒跟踪追上，二狻冷不防，吃白猿抓緊，身子懸空，施展不得，一路亂掙，怒嘯不已。一人三獸上同到崖頂，白猿才行放手，二狻自然激怒，一落地便張牙舞爪，怒嘯連聲，欲與白猿拚命。虎兒喝道：「連我都聽白哥哥的話，你兩個再要這樣，我仍把你們關在山洞裡去餓死，不救你了。」二狻見虎兒發怒，恨恨而退，同蹲一旁，交頭探耳，低聲微語。虎兒也未在意。這時騷動之聲漸微，白猿指着下面，直換來了虎兒，順他指處一看，祇見西北方坡陀裏林木叢莽，起伏如潮，遙望草際林隙之間，似有黃黑相間的影子閃動，此竄彼逐，彷彿爲數甚多，却不甚往。峴前走近，林莽深密，也看不出是什野物。隔了一會，忽聽鎮天價一聲虎嘯，那些黃黑色的野物才聚首一羣，緩緩迎面走來，因爲聚在一起，所經之處，豐草多被踏平。這才看出是大小數百隻花斑豹子，有的口中還啣有山羊野鹿之類的野獸。神虎却在豹羣後面督着，漸

行漸近 康連二狻 天生是各種猛獸的凶煞 忍不住在虎兒身側 又是一聲怒嘯 豹羣立時一陣大亂 紛紛撥轉身往後飛跑 神虎見狀大怒 也是一聲怒吼 爪起處早撲倒了兩個 神虎雖然威猛 無奈何各有制 羣豹聞聲早已胆寒 終是不敢再進 有的還在覓路亡命奔逃 有的竟伏及哀嗥起來 白猿知道究竟便和虎兒一說 大意說這些豹羣 爲數不下千百 原生息在金牛岩附近深山窮谷之間 因吃苗人毒箭火攻獵取 死亡大半 殘餘的四散潛伏 白袁知道鄰近有花面凶果 恐異日去後 虎兒雖有二狻神虎爲助 畢竟勢力單薄 又知虎兒最愛野獸 特地由神虎幾次前去搜窺攔來 一則投庇虎兒宇下 免受獵苗傷害 二則給虎兒閒居解悶 訓練起來以壯聲勢 神虎有伏獸之威 所以聞聲害怕 不敢近前 連神虎都禁歇不住 祇須命二狻前去生逼遠來 便可收伏 虎兒一聽 這許多雄壯威猛的野獸 俱可收養來玩不禁大喜 忙喚康連運快來 下面那多花豹兒 俱是我收來玩的 他們怕你不敢近前 快去將他們趕到崖底下 祇不許傷他一個 二狻見了羣豹早就躍躍欲試 歡噓一聲 凌空百十丈 往崖下縱去 轉眼及地 比飛還快 相隔里許 接連十幾縱 便到了豹羣之中 說也奇怪 二狻那小的身量 豹羣中最大的 與水牛差不許多 起初聞得嘯聲 還自想逃這

一見二猿的面 竟是全數嚇倒 扒伏在地 動也不動 二猿也沒怎樣撲擊 祇在豹羣中轉了幾圈 挨個用長爪 在豹頭上摸了一下 等到摸完 羣豹齊如待死之囚 瞑目扒伏 聲息全無 二猿又朝前一指 囓了兩聲 羣豹一個個 垂頭喪氣 搖着長尾 慢騰騰站起 由連連在前引導 康康神虎 後面督着 雁行魚貫般 走至崖前 又復閉眼 扒伏在地 虎兒見那變凶猛的豹子 竟被二猿 不怎樣 制得伏伏貼貼 馴善非常 比起神虎 專以威力制服羣獸 要好得多 當時心花怒放 一迭連聲誇好 一面拔步往崖下跑去 二猿見主人高興 也自歡呼不置 虎兒一點 共是大小一百零三個 便問白猿 這多花豹兒 給他吃點谷巴 好變 白猿搖首 說他們俱能自覓野獸充饑 吃的無關 到是要給他們一個住處 好陪你玩 給你打野獸 免得分散了 爲苗人毒箭傷害 虎兒想了想 一看地勢 崖側恰好有一個凹洞 甚是寬大 足可容得 便與白猿說了 自命神虎 教給羣豹住處 不打發出去 捕獸時 不許離羣亂走 虎豹原是同類 神虎先朝羣豹 吼嘯了一陣 按着神猿殘殺野獸慣例 先是將獸羣 聚在一起 衆後挑肥選瘦 去摸 被摸中的 自知難活 惟有伏地待死 任其生裂獸腦 不過神猿天生靈獸 性喜素食 以靈藥草根 及各種山果爲糧 一年生食獸腦 祇有幾次 各依定時

第二回

烏白山奇童誅惡道
錦鷄谷孝女孕靈胎

所取無多 每當時至 山中羣獸聞聲望影而逃 遇上一被看中 便無幸理 今天羣豹 全被撲
戰兢兢扒伏等死 忽然賜恩大赦 有人言 獸有獸語 俱都喜出望外 紛紛抬頭 朝着虎
兒歡囓 轟成一片 虎兒聞聲知意 益發心喜 神虎又一吼 二獠也跟着揮動長臂作勢 指了
地方 百餘野豹 竟和馴羊一般 乖乖的 走向崖凹之中 伏下 猿虎又奔向前去 將所有豹口
中脚落的死獸 陸續取來 給虎兒留了半隻肥鹿腿 餘下有三四十隻野物 都投入崖凹 仍
給羣豹自去受用 虎兒高高興興 玩到天黑 留下神虎 看守羣豹 自己帶了白猿二獠 逕上
崖頂 洞中安歇 第二日起 又仿照苗人關養牲畜之法 與白猿二獠 折木插地爲柵 做成豹
圈 光陰易逝 晃眼年餘 人獸甚是相安 二獠也不再向白猿尋仇 並且穎悟解人 靈慧無比
虎兒每日馴獸爲樂 時率羣豹出遊 身材也逐漸長成大人模樣 屢問白猿父母何時可見
又要他化金牛去 探看父母歸未 白猿說歸期遙遠 非等拜了仙師之後 不能相見 虎兒
雖然極信服白猿的話 無如思親情切 每隔些時日 仍忍不住要向白猿絮聒 白猿總以前

言對答 虎兒想念一陣 也就罷了 這日虎兒 因天氣漸熱 又嫌舊日帶來衣服大小 緊纏身上 難受 賭氣一脫 忽然看見胸前所佩錦囊 不由觸動孺慕之情 想起前事 除照前向白猿 追問父母下落外 並路神虎 駝了他往金牛砦 查詢一回 白猿吃他糾纏不過 怒道 我和黑虎原是你恩師門前 聽經靈獸 祇因一時淘氣 引你出寺 誤傷後山修煉千年的靈狐 以致害你轉劫 我和黑虎 也受了重責 念你素日相待甚厚 又知靈狐 必要報仇 向你恩師 苦求了七晝夜 才承他老人家 說明前因後果 命我兩個 去至青狼砦守候 又過好些年 好容易使你離開塵世 接引到此 仗着這裏 天然的地勢 和你恩師神符 將兩道山口封鎖 以免靈狐 跟踪尋來 難以抵禦 又知此狐 最怕神獠利爪 才費了若干心力 代你將康連二獠收伏 以爲護衛 你須在此 待滿十四年 耐過靈狐 尋你的年歲 你恩師踐了昔日與靈狐的諾言 方始前來 度你入門 這期中 你避禍還來不及 還敢離山他去 你爹媽現在京中 不久跟着仇人出京 一得手後 便另有機緣 遇合所借去的兩件法寶 乃仙家降魔利器 再有旬日 我便要趕去取回 送交你恩師行法淬煉 此去歸期難定 弄巧就許隨你恩師同來 我走後 黑虎還有兩次災劫 你如不聽我囑咐 隨意強他 引你去往金牛砦 萬一與靈狐 相逢狹路 無

異自投羅網 休想脫得性命 不等你重拜恩師學成劍仙你爹媽仍是見不着 你又不知途徑瞎跑亂走 有何用處 虎兒一聽 白猿不久要走 大是惶急 再三央告留住 情願事事聽從 不再違拗 白猿又道 我走也是爲你將來地步 方有此行 你不出山 靈狐尋你不着 自更無憂 即使萬一相遇 他和你一樣 轉劫後 法力道行 也非昔比 除了防他乘隙暗算而外 你現有黑虎與康連二獠爲助 更有羣豹可壯聲勢 他也未必能奈你何 我至多不出十日必行 既然彼此難捨 我母得閒定來探望便了 說到後半截行期時 恰值康康連連 走來獻果相處已慣 人猿全未理會 虎兒因和白猿 分手在即 小孩子心性 當時難受了好半天 經猿虎引逗他一遊玩 也就丟開 一連教日 無事可紀 這日白猿 因行期時屆 又和虎兒說再有兩日 就要起身 遲怕無及 囑咐他祇可在山中遊息 多服二獠所採靈藥異果 日久自有功效 不可遠離生事 說時 康連二獠 又在旁諦聽 虎兒自是快快不樂 知道攔他不住 悶悶了一陣 一賭氣連飯也不吃 逕去睡了 那康連二獠 蓄志報仇 原非一日無奈白猿已是通靈每晚大都靜坐吐納 絕少睡眠 稍有動作 便即驚醒 二獠隔了年餘 一直未敢妄動 日前一聽說白猿要走 愈發報仇情急 借着與虎兒採果之便 不知從那裏 尋來一株迷神草 假作惜

別親近 康康持草 驟出不意 向白猿鼻端一拂 白猿何等靈警 聞得異香色 有變故一伸長
臂 奪草過來 也拂向康康臉上 剛厲嘯得一聲 頭腦便覺昏暈 連連已從右側 伸利爪襲來
迷惘中 無方迎拒 祇得將兩條長臂 往自己頸間一繞 護住要害 緊閉雙目 跌倒地上 出時
康康也受迷暈倒 連連縱身上前 便去分他雙臂 惹抓裂白猿頭頸 偏生白猿臂長 其堅如
鋼 其柔如帶 一見中計 便向頸間一環 連繞數匝 急切間 難以分開 連連這裏 正自下手崖
脚臥守的神虎 已被白猿嘯聲驚覺 飛也似往崖頂跑上 不等近前 便自發威怒吼 連連還
住不捨 虎兒也被虎嘯之聲驚醒 出來見狀大怒 大喝一聲 該死的狗畜生 好大膽子奔過
去 舉拳便打 二獠與虎兒 本有前緣 又處了年餘 更是愛服 連連見神虎與恩主 出時到來
嚇得捨了白猿 抱起地下昏倒的康康 接連幾縱 便往崖下逃去 虎兒過去一看 白猿昏迷
不醒 氣得直跳 大罵畜生 一面命神虎 速將二獠抓回打死 一面撲在白猿身上 連喊帶哭
罵有一會 還真好 白猿適才見機 應變神速 一照面 先奪過毒草 將康康迷倒去了一個敵
手 覺頭一昏 立即護住頸間要害 神虎與虎兒 又發覺得快 一點傷 也未受到 昏迷了沒多
時 便自醒轉 翻身縱起一看 虎兒在側 二獠不見 略問了兩句 飛身各處下傾跑 虎兒平日

極愛二獠先時雖然痛恨一見白猿無恙氣便消了一多半反因神虎未歸恐二獠害怕從此遠逃又恐白猿追去傷害忙即在崖上高喊白哥哥你祇將他兩個捉回來我自己打他替你出氣千萬不要傷他邊喊邊往崖下追去這晚又值陰晦雲霧滿山暗影中祇見白猿和一條白線也似疾逾星流轉眼沒入崖下濃霧之中下面崖凹裏的羣豹也齊聲吼嘯起來震得山鳴谷應暗夜荒山越顯淒厲虎兒上下崖逕雖熟任是身輕目敏體力健強這般濃霧也是難行勉強追至崖下看不出猿虎追向何方祇得廢然止步站在崖脚不住口直喊約有個把時辰猿虎方始一同歸來康連二獠却未回轉虎兒一問白猿說他和神虎直追出二百多里並未見康連二獠影子夜深霧重恐虎兒一人在崖上懸念或發生別的變故祇得相約回來明日虎去尋找好歹也將二獠尋回虎走虎兒先因二獠暗害白猿恨不得打他一頓及見他畏罪逃走又難割捨聞言無法祇得回了白猿回洞累了多半夜人已疲極頭一着榻便自睡着第二早醒來見洞外陽光已然射入猛想起昨晚之事知天不早跳下石榻忙往洞外跑去一看昨晚那株迷人異草尚在地下放着一找猿虎不見踪跡連喊並無應聲料是尋找康連去了見草花隔了一夜沾些晨露越發鮮艷並沒枯萎虎兒從

小有愛花之癖 平時還在搜羅移植畦間 不捨拋棄 隨手拿起跑下畦來 不知猿虎往何方
道尋 正拿不定主意 恰值一頭教練馴熟的巨豹 從畦側凹洞中搖尾走來 虎兒心中一動
嗎問道 你知今早白哥哥 他兩個往那邊走了麼 快駝我找他去 豹將頭一偏向着畦西 一
聲長嘯 身子往虎兒身前一滾 虎兒解意 一縱身上了豹背 手拍豹頸喝聲道走 豹便放開
四足 連縱帶跳飛也似朝西方林莽中奔去 虎兒初下豹時 原想將那株異草 在崖下擇一
地方種上 心中又店着尋找康連二猿 這 忙沒顧得種也沒放下 仍就拿在手上 騎着豹
一路穿山過澗飛越險阻 走有個把時辰 見前面現出一條山峽 兩旁危崖高聳藤陰蔽日
峽中還有淺水流 奔湍激石音甚幽越 看去陰森森的 竟是一個從來未到過的所在 那
豹方近峽口澗邊忽然停住 低頭不住聞嗅 虎兒知他聞嗅猿虎康連二猿的氣息 便由他去
那豹繞着峽外崖壁 來回走了數十步 好似崖高無路 露出爲難神氣 末後又轉身去尋
路 正經峽口 倏地峽內一陣山風吹來 那豹昂首迎風嗅了一下 猛的一側身 縱過峽口一
條丈許寬的橫澗 逕踏着峽底淺水逆流而入 峽中山水出沒無常 時淺時深 虎兒進時正
當水淺之候 還齊不到豹腹 那吃山水沖落的石塊 星羅齊佈散在峽底 豹行遇到水深之

處 便踏着亂石飛縱過去 走一陣又迎着風頭嗅上幾嗅 不時停頓遲疑 虎兒漸漸看出他意似畏怯 以爲他怕尋到康連二孫 拿他出氣 便拍着豹頸喝道 你祇管領我去 有我在 你怕他們則甚 這一說不打緊 那豹率性停了下來 又望空嗅了幾嗅 撥轉身 回頭要走 虎兒那知這老豹已有靈性 迎風嗅味 覺出前面有險 知難而退 白在峽中走了十來里 濺了一身的水 臨了却又往回走 沒好氣罵道該打的蠢東西 我正心急你却慢騰騰的 他們四個不在此 你駝我跑這些冤枉路 又不好好的走 把我周身都弄濕了 那豹吃虎兒一喝罵 重又折轉身子 緩步前行 虎兒見他自從到了峽口 便未聽他吼叫 始終靜悄悄的 快慢走着 時進時退 不知是什麼意思 忍不住又問道 他們到底是在前邊麼 豹點了點頭 仍不作聲 虎兒怒罵道蠢畜生 既這樣還不快走 適才又往回走則甚 虎兒儘自催速豹却不採 走幾步嗅幾步 一會又停了下來 徘徊遲疑 如非虎兒再三督飭 那意思恨不得回身才好 虎兒騎獸出遊已成習慣 先並未想到下了豹 涉水自行 後見豹行越遲 一賭氣縱將下來 大罵畜生懶蛇一樣 反正我身上都濕透了 你既不願駝我去 我自己莫非不會走給你看看 少時尋到他們回去再收拾你 越說越氣踢了那豹一脚 正要踏石迎波飛身前行 剛一舉步 身

後衣襟忽被那豹一口咬住，都兒力大起得勢猛，冷不防被豹一扯，劃的一聲，將上身一件麻布短衣撕裂半邊。人還差一點跌撲峽底，濺得滿頭滿臉的水。近來虎兒身子，逐日暴長，幼年衣服已不能穿，僅有這一身短衣褲，原是顏靚的舊衣，行時不會帶去。虎兒移居時收拾衣物，將他携至山中，祇這一身穿着合式，更無二件，一下被豹撕裂，不由氣上加氣，大罵畜生回身便踢打。豹知他手脚利害，嚇得回身便逃。虎兒因急於尋得猿虎康連，見豹逃得飛快，不願再挨時候，祇得付着暴怒，手拿着花縱躍前行。進約半里，峽道忽然彎轉，順峽徑剛往左一拐，前面奇景豁然呈露。正眺望欲進間，倏地眼前白影一閃，連眼帶嘴，忽吃一個毛茸茸的東西，捂了個緊不透風。同時身子也被一條東西攔腰捲住，憑空往上提起，不一會便帶了他行起來。祇聽耳際風生迅速已極，虎兒自幼與神虎靈猿，在山中厮混，嗅覺頗靈，先因事起倉卒，心中惶急，不住拚命掙扎，嗣覺對方力量絕大，身首和鐵箍一般，掙扎簡直無效。剛一鬆勁，便覺出那毛手氣息極熱，祇苦於口被捂緊，做聲不得。正想出其不意，設法脫身，脚忽沾地，頭上毛手去處，眼前一亮，正是白猿在側，虎兒喜怒交集，跳脚大嚷道：「白哥哥，你找看康康連連嗎？我吃那聽豹兒該殺的畜畜生，氣苦了，你還要這樣嘔我玩。」

猿等他嚷完，嗜着滿口銀牙，笑道：「我就知你見了我，要高聲亂說，才這樣做的。你先莫亂聽，我細說你去的處方。正離那妖人巢穴不遠，幸而正當午時，他在打坐，如被查覺，你也休想活命。我同黑虎爲救康連二猿，老早來此，用了多少心機，俱都不敢現身近前。後來遙望了些時，無法，他去山北，尋找你恩師當年好友清清上人求救去了。我正隱藏峽谷老藤中，想主意，并等他請人來，遠遠聽見你在喊罵，忙迎上去。那老豹聞着我們的氣味來，想又鬧出妖人邪味，知道不妙，想阻你前進，原是好意，你却將他趕走。我知道你見了我，必定高喊早想提你上來，偏生地勢不好，一動手，便會被你看見，又跟你在上面，走了幾步，才伸手下來，將你提到此地。如今康連已被烏白山巖洞中妖人捉去，今天晚間，就要送命了。虎兒聞言大驚道：「康連連是我最愛的人，怎捨他死？你說那妖人現在那裡，快些領我去，把他殺死，不是就好救他兩個了嗎？」白猿道：「你到說得容易，那妖人會使邪法，我們一伸手，稍爲驚動他，祇將手一動，我們便中迷倒地。由他殺害，除非清波上人肯來，我們簡直近他不得。虎兒忽然失驚道：「都是你不先說一句，就把我抱來，嚇了我一跳，又把我一株心愛的草花丟了。」白猿笑道：「枉你前世有半仙之分，一轉世，小孩子終是小孩子。康連連將來是他勝。」

臂現在正話沒說完 什麼花 也值這般希罕 說出樣兒 我明天給你採 要多少有多少 虎兒道 你給我崖上下種的花 也多了 這花却是頭一回見 真好看極了 也不知他兩個那裡採的 可惜有毒 不好聞 他白猿驚問 你說的可是昨晚康々連連拿來迷我的異草 你今日聞了麼 虎兒答道 正是那草花 我因昨晚回洞時 你說康々 用迷昏毒草 你不留神 聞了花香 暈倒 當時我要睡 也沒細看 今早見那花真好看 根也還在 想起你的話 沒敢聞 打算種在崖下 忙着騎豹找你們 無心拿着 路上沒捨得丟 適才你往上提我 一着急舉拳打你 隱手甩落了 臉也被你捂住 乾着急 喊不出來 還要往下說時 白猿忙止住他 微一尋思 面帶喜道 我正想清波上人 白雲封洞已數十年 未必肯管我們的事 適才祇顧着急 沒想到此花用處 如今被你提醒 祇要此花龍重尋到 妖人這一打坐 要到日落黃昏才完 此花昨晚連我還聞了昏迷呢 祇須輕輕到他身前 向鼻孔一擦 縱然驚醒 也昏迷過去 就不怕他了 虎人聞言 喜得亂迸 忙叫我們快到原地方找去 白猿先要獨往下手 以免虎兒涉險 虎兒不允 後來白猿又想了想 先商好下手之策 再三叮囑 事要機密 神速 不可大意 妖道雖在打坐 稍有聲息 仍會驚醒 便難免禍 虎兒應了 仍由白猿抱了他 攀援縱躍 上下於危壁纒

崖之間 一會到了原處 那花從虎兒手中落下時 並未墜入峽底 恰巧絆住在壁間藤蔓之上 白猿眼銳 一到就尋着 照着定計 虎兒藏身隱處 白猿持花向前 俟將妖人迷倒 再行近身 虎兒經了白猿指點 才看出那妖人打坐之處 原來一過峽灣 左半邊峽壁中間大半截 便向裡平塌下去 形如一個橫立着 沒有蓋的長方匣子 其大約有百畝 平地面上 大小怪石森列 宛如劍鏢 高低不一 離虎兒藏身的峽灣 約有四五十丈 是匣最中心處 每一根石劍尖上 都一朵碧綠明亮的碗大星花 照得三面石壁 都成翠色 妖人便坐在數十根怪石中間的石塌上 因為裝束奇詭 非僧非道 衣服又是綠色 星光照處 通體一碧 身子又被怪石擋住 祇現出半邊側影 乍看時 很難辨認 這時各怪石尖上的星光 時暗時明 閃耀不定 白猿手持草花 躡足潛踪 掩掩藏藏的 往妖人身旁走近 不時回首 朝虎兒打手式 叫他不要出聲 妄動 行止甚是謹細 一會 掩到那百十根有星光的怪石下面 便停步遲疑起來 虎兒性暴 先見白猿動作遲緩 迥非素日矯健神速之狀 已是發急 見他這般先景 越發忍耐不住 他自從出生 幾曾遇見過大敵 心想 我道這惡人有什了得 原來是這樣一個怪人 怕他怎的 因白猿先後叮囑示意 雖沒出聲呼喚 人却從藤蔓中現身 輕輕縱落 跟踪上前 白

猿原是看出妖人身側 事先設有防範 不敢照次意欲審慎好了行事 聚精服神 向前探索 門戶 偶一回首 虎兒竟不聽招呼跟踪走來 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 恐將妖人驚醒 必墜羅網 連忙搖手禁止 示意躲向石後隱身之處 虎兒偏不肯 一面用手式回答 脚底益發加速 往前跑去 白猿知虎兒心性 此時如果回身強阻 必然出聲怪叫無疑 祇管咬牙切齒 做出痛恨憂急神氣 虎兒仍是不聽 白猿一着急 猛的靈機一動 剛將主意想好 虎兒已從地上抓起一根茶杯粗細 二尺長短的斷石筍 當着兵器奔來 脚底一不小心 踢起一塊碎石 無巧不巧 正落在上有星光的怪石根上噹的一聲 發爲巨響 空穴傳聲 震得澗壑起了迴應 半晌不停 這一來 那還不將妖人驚醒 怪眼睜開 看見對面奔來一個有根基的童子 不由心花怒放 一聲獐笑 便下位走將出來 兩下恰好迎個正着 虎兒見那妖人 生得又高又瘦 臉色碧綠 鷹鼻拱起 兩鬚高聳 下面一蓬連鬚絡腮鬍子 隱隱露出一張闊口 兩根翅出唇外的獠牙 圓眼白多仁少 兩粒豆般大的黃眼睛仁 滴溜亂轉 閃閃放光 笑聲淒厲 和梟鳥夜鳴相似 從百十根放光怪石林內 緩步往外走來 真個貌相猙獰 醜惡非常 虎兒凶二獠 失陷 痛恨妖人已極 既然是在閉目坐睡 衝上前去 一下即可打倒 不必像白猿那般費事

及至將妖人驚醒，見了這等醜形怪狀，心裡一納罕，不由止住脚步，呆呆的望着，反到忘了當時動手。等到妖人走近，一望前側面，怪石旁站定的白猿不在，這才想起前事，喝問道：「你就是把我康康連連捉去關住，今晚要害死咱兩個的妖怪麼？快給我放出來，我不打殺你，要是不放，我就要打死你了。」那妖人聞言，又是一聲獠笑，得騰騰從袍袖中伸出一雙精瘦細長，與枯骨相似，帶着半尺多長指甲的怪手，向虎兒作勢抓來。虎兒見狀，笑罵道：「你這有氣無力的妖怪，還想和我打麼？我這塊石頭，你接得住，便算你贏。」嘴裏說着，手中石筍，早朝妖人當空一擲。妖人看見石到，也不往旁躲閃，逕伸手指一彈，那塊數十斤重，數百斤力量的石筍，竟和彈丸一般拋起，從虎兒頭上飛過，墜落澗中去了。虎兒滿擬兩膀神力，妖人行動遲緩，這石筍發出去，必將他打倒，不料妖人力氣比自己似要大得多，一彈指間，便自飛出。那知是妖法禁制作用，知道不妙，罵聲該死的妖怪，縱身上前，舉拳便打妖人，一身邪術，虎兒全仗天生神力，自敵不過，也是妖人欺虎兒是個幼童，送上門的買賣，輕敵太甚，以為自己手長，舉手便抓。虎兒身剛縱起，一拳打向妖人臉上，見妖人舉手來抓，猛想起他手力比自己還大，不可被他抓住，仗着動作神速，未容抓到，倏地雙手一收，身子往後一個倒仰。

兩隻鐵腿 雙端向妖道胸腹之間 借勁使勁一登 倒縱出去 妖人原意虎兒子已懸空 祇須雙手往上一合 便可攔腰抓住 捉個清醒的好問話 不料中了道兒 一下踹了個結實 又準又狠 驟出不備 胸腹間如被巨大鐵杆 猛衝擊了一下 痛得內腑震動 頭腦昏黑 如非有多年苦修之功 幾乎傷重身死 當時急怒攻心 忙一定神 將手一摸胸腹 先用禁法止痛 然後行使妖法 朝着虎兒 將手一揚 虎兒倒身縱起 雙腳落地 見妖人身子晃了幾晃 幾乎跌倒 倒知已受傷不輕 甚是高興 正得意還想再往 作勢將起 忽見妖人手一揚 人便朝前撲去 眼着妖人縮頸躬身 奮張兩臂 獐目詭笑 聚精會神 作出欲抓之勢 迎了上來 無奈身子 似被大力吸住 不由自主 轉瞬就要被他抓他 正自惶急 倏地從妖人身後大石筭旁 飛也似射出一條白影 祇一晃間 妖人立時暈倒 昏迷不醒 自己也跟着跌落在妖人手旁 言動不得 原來白猿 見妖人驚醒 便知無有幸理 自己不退 也是白白饒上一命 反不如見機藏起 還可設法解救虎兒 不等妖人開目 一聞石響 先自隱過一旁 加上虎兒不該遭害 小孩子心性 祇顧看妖人生得異樣 臨危不進 未入埋伏 又是個下三門的妖人 道行尙淺 因見來人 祇是璞玉渾金 未有師承 祇當路過誤入 把事情看得太易 沒想到還有一個利害同伴

潛伺在側 一心打算吸去他的真靈 偏生虎兒仙根深厚 多服靈藥 人雖中迷撲來 本身靈元 却未搖動 妖人見狀驚奇 祇顧全神貫注到前面幼童身上 不料禍發旬息 白猿見他被虎兒用腳踢傷 已看出能為有限 既然出伏夾門 便滅了三出畏懼 再看妖人當時便行法害人 辣手下得太快 遲必無救 一時情急 便不顧危險 如良鷹搏兔 乘隙出擊 用手迷魂異草 逕向妖人鼻間一按 妖人聞得異香 知中暗算 欲行法解救 已自無及 立既昏迷過去 白猿恐時久生變 妖人一倒地 先用異草 將他鼻子塞住 以防回甦 然後一找妖人身旁 從腰間搜出一把碧光熒熒的小匕首 刺向妖人胸前 祇下便腹破腸流 結果了性命 虎兒倒在地上 看得清楚 心裏也明白 祇是不能言動 直到妖人死後 過有半盞茶時 才緩醒過來 跳起身氣得踢了妖人好幾脚 拉了白猿 便要去找康二猴 白猿正對着那百十根上上星光的怪石林中端詳 聞言答道 都是你不聽話 險些被妖人將你害死 你當事情 就容易嗎 適才多虧你還沒有闖進這裏頭去 要不了的話 你早沒命了 除清波上人 當時趕到 連我也救不了你 他兩個就在石林那邊巖洞中綁吊着 過去非穿行石林不可 妖人已死 不知怎的 石上星光 並不熄隱 只不過無人主持 光要呆些 不似先前閃動罷了 妖法想

必未解 一進去 定又遭殃 最好等清波上人到來 破了妖法 再行穿過 你若性急 寧可回走 原路 翻上崖頂 由我措着你 繞行後山 再抄到那邊去 雖遠走幾十里路 却免得中了道兒 虎兒見石林內 無什動靜 急於尋得康連二猿 又因妖人已死 那裏肯信 力說這些石頭 都不甚高 白哥哥你怕受害 何不帶我縱了過去 也省走許多的路 白猿怒道 你年輕懂得什麼 如若不信 你站遠些 待我來試給你看 說罷 將虎兒攔遠了些 就地 下提起妖人口首 對準名林空隙 往妖人生前打坐處擲去 說時遲 那時快 妖人屍首 剛一擲入 每根經石尖上的星光 流然燦散開來 一陣陰風起處 碧篔中 似有數十百個惡鬼 現出半截身形 各從石尖上 伸下一條長臂 將妖人屍首抓住 就這互相爭扯之間 地下又冒起一團濃烟 連那百十根怪石 和妖人屍首 一齊裏住 一會功夫 邪煙散淨 惡高全隱 石上星光復明 再看妖人屍身上 俱是一條條的黑影 像繩索一般 綁了個緊 白猿吐了吐舌頭說道 你看見了沒有 石林裏面 除妖法埋伏外 暗中還藏有邪教中煉就的法寶呢 這是行法的妖人已死 尙且這般利害 你看穿行得過去麼 虎兒雖然胆大 妖物却是初見 這才有了畏心 正要拉了白猿 由回路上崖繞到後山過去 忽聽遠遠傳來一聲虎嘯 正是神虎到來 白猿喜道 你

且莫忙 這定是他將你清波師叔 請得來了 不然他不會叫的 他們來得快 沒等我們繞到他們就先到了 忙他怎的 言還未了 接連又是兩聲虎嘯 聽來後一聲 已達崖頂 却不見人虎下來 白猿聽出來意 似還未知妖人已死 在崖上怒吼誘敵 心中奇怪 立即長嘯相應 虎兒也跟着亂喊 兩下應和 沒有幾聲 一團黑影 忽自來路峒口 飛將下來 虎兒定睛一看 正是神虎 背上還駝着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小孩 一露面 便喝向妖道現在何處 快領我殺他去 白猿不等說完 便自上前拜倒 小孩也跳下虎來 虎兒見那小孩 生得還沒自己雄偉 一個拳頭般大的頭 前髮齊額 後髮披肩 又黃又密 兩道濃眉 幾乎連成一字 緊壓着眉底下一雙三角怪對 閃閃放光 兩顴高凸 鼻樑却塌了下去 露出一對掀天的大鼻孔 尖嘴縮腮 暴牙外露 兩隻兔耳貼肉倒立 上身穿着一件黃葛蓮花雲肩 下穿白麻短褲 赤腿芒鞋 背插雙劍 舉動跳跳竄竄 活似一個猴子 白猿對他禮數恭敬 却是平生僅見 心想這樣一個猴頭猴腦 比苗童不差的醜小孩 難道說就是清波上人不成 正自有些氣不服 白猿已用獸語 要虎兒上前拜見 說那孩子是清波上人愛徒 叫虎兒稱他做師兄 並代述說經過 請他行法 將妖人邪法破去 以便救出康連二孫 也是合該虎兒結一同道好友 爲異日

之助那小孩天生古怪性情最重恩怨此時一生嫌隙異日便難和好虎兒先本看他不起及聽白猿一說忽然觸動靈機暗忖那妖人看去也不什打眼怎會敵他不過白哥哥從沒說錯還是聽他話好現任石林過不去正在看看他的本領再說他又不是對頭和他們舍子想到這裏便學白猿的樣也跑上前跪倒喊了一聲師兄那小孩本不通獸語見前面沒有妖陣並無妖人出戰知道虎兒必是師父所說那孩子一見那般生相先甚喜愛祇奇怪白猿尚知禮數他聽完自己問話並不答言却睜着一雙大眼朝自己上下打量頗有輕視神色正自氣忿欲待發作忽見白猿朝虎兒叫了幾聲虎兒便走過來跪倒口稱師兄這才看出他能通獸語先是不知自己來歷所以發呆並非輕視益發心喜連忙拉起說道師弟你今生性顏變莫多禮我承師父教養才十三年論起來你前生還是我的師兄呢虎兒那有心腸聽這個便叫道師兄你來得太好妖人已被我白哥哥殺死偏生石林裏有好些惡鬼和怪烟子捉人我們都不敢過去我的康康連連被妖人網吊在那邊石洞裏面師兄快些想個法兒代我救出他兩個來我給你叩頭呢那小孩聞這才知道妖人已死又見虎兒急神氣便笑道我背了師父偷偷跑來還當妖道活着呢難怪師父說你過一會便脫了險

點點小事有什打緊 你們隨我來 隨說拉了虎兒 走向怪石林前 見妖人屍橫地上 滿地鮮血不禁詫道 這妖人聽師父說 是邪教中最下等的披麻教 道行深的死後尚能還魂 怎他六陽魁首並未斬裂 祇破了他肚皮 就人事不知呢 白猿聞這知自己一時疎忽 未斬妖人首級 如非給他鼻中堵塞迷魂異草 幾乎種下禍根 便叫虎兒將前事轉述了一遍 小孩道這就是了 這障法祇是他煉就有惡魂厲魄位怪 他坐位前 還暗張着林十七根陰索 破他容易 說罷吩咐虎兒猿虎暫立林外 腳一點縱入陣內 陰風起處石尖上的百十惡怪 又在碧火光中出現伸臂來攫 下面濃霧也同時升起 小孩早有防備 一入內便將雙臂一搖 刷刷兩聲幽道白光 似長虹一般飛將起來 勢如蛇豕龍舞 飛向妖光邪霧之中 白光到處祇聽其聲淒厲 霧散烟消 頃刻工夫星光全滅 惡怪化為殘烟隨風四散 虎兒見狀 正喜得亂進忽又聽一聲斷喝 白光斂處小孩伸手相招 再看地下妖人 業已從頭至股斬為兩半 虎兒萬想不到 小孩有如此大的本領 不禁又是讚美又是佩服 忙跑進去拉着小孩的手 滿口師兄賊個不住 當下由白猿領路 穿過那百十根怪石林 沿壁而行 走約半里才見壁凹中現一小洞 高僅尺許 洞外石門緊閉 側耳遙聞二獠在洞內呼救之聲 小孩放出劍光 向

石門一掃門便開裂。人猿虎一同入內，深入幾及三里。方到二猿被困的一間石室外，白猿在路上，又教虎兒問小孩了姓名，才知清波上人自從歸隱虔修，久不出洞。十三年前忽然一日心動，想往滇黔一帶遊散，就便在莽蒼山採些靈藥回來煉丹，行經思明山中，忽見一個健足苗外，用紅錦包着一個東西，飛也似往左側山谷中奔去。苗疆之中，原多毒嵐瘴，尤以凌晨傍晚爲甚，毒霧因溫，浮光紅彩，籠罩山凹沿澤之間，聚而不散。常人一不小心，爲瘴氣所中，重則毒發當時身死，輕在周身浮腫，久治難痊。無論是外人苗人，望見他沒有不躲避的。清波上人見這時天方見曙，谷中瘴氣正濃，那苗女却往谷中飛跑，好似不知死活一般，心中奇怪，忙一縱遁光飛向谷口，擋住苗女去路，問道：「裏面瘴氣正濃，看你也是清地人，難道就不知利害麼？」那苗女遇人攔路，忙回頭往身後看了看，一言不答，仍往前闖。本波上人見他不應，左閃右避，一味想撞過去，面上神色甚是張惶，料知於事越發不放。苗女闖了幾次無效，急得臉脹通紅，低聲哀懇，道：「你修個好，這事關係大着呢。我死當得甚緊，快些放我過去吧。要被他家的人看見，我主僕的命都落有了。」清波上人先見苗女資稟不俗，「脚橋健似會練過武藝，已覺少時再一聽口音，竟是苗粧的女，語氣中含有冤抑

不由動了惻隱之心 便好言安慰道 你且莫急 我非歹人 你只把事情說將出來 天大的事我都担代如何 女子那裏肯信 口中哀懇放行 仍是乘際就往前闖 又相持了一陣 清波上人一兩攔他前進 仔細端詳他兩手所持的劍 包的是一個圓球般東西 隱隱在動 微聞血腥氣味疑是人頭 又有些不解 便指問道你紅錦包中何物 如說出來也放你走 女子回顧爐烟漸起朝陽已升 道人力大身靈實強不過 低頭一尋思 又對道人細看了看 嘆口氣說道 道爺你不該攔我去路 如今人都快起我也趕不回了 反正是我主僕的性命 就對你說看道爺有什法子 能教我們罷 清波上人笑道 你只放心 遇着我你主僕決死不了 當下女子把清波上人 引到谷側山石後僻靜之處 一說經過 才知紅錦包中是個怪胎 女子的主人姓涂 也是個少女 乃父病故在知府任上 除孤女連珍外 尚有繼妻朱氏 原是浙東名武師 萬里飛鵬朱英之女 會有一身絕好武藝 涂某娶朱女時 原因萬里作事 遭途險阻 床頭人有此本領 諸多倚比 誰知朱女天性不淑 過了門 夫妻感情尙好 因爲無子 對前室之女 也頗相安 無事時 還常教連珍和女婢菱菱武藝消遣 本來一家安樂無事 及至涂知府染病身死 正要扶柩歸葬之際 不知怎的 朱氏不耐孤衾 竟和前室內弟尤克家 不

肯回籍 率性將涂業多年積下的積囊 在一個大苗墟中置了田產過度 不再提起歸字同時
對於璉珍主僕 也改了虐待日常凌踐 無所不至此時璉珍主僕 才祇十來歲 先因看不慣
又心懸父骨 賂形詞色 挨了好些次毒打 後來怵於積威 謹慎小心 去仰惡男女的鼻息
被又逼認仇作父 方得色禍主僕二人 相依爲命 力弱知非仇人之敵 每日早夜背人習武
滿心祇想將武藝練成 合力將惡男女殺死 報了父仇 再行負骨迷轉故鄉 無奈朱氏家學
淵源 本領高強 自從變節以後 己不傳二人武藝 無師之承 除根基紮得牢固 身手矯
健外 別無進境 有一次 菱菱冒着險 故攪朱氏之怒 等他打時 微一防禦 以試能否
結果白挨了一頓好打 相差仍是太遠 主僕二人 枉自背後痛哭 正忍苦待時 無可如何
偏又禍從天降 朱氏淫妬性成 一晃數年 璉珍出落得十分美貌 幸是尤克家 素來怕他
璉珍主僕 也懼狼子野心 防閑周密 未生變故 也是合該魔難 這時璉珍已積慮處心
將浮屠父骨起出 背人焚化 裝在瓦罈之內 準備萬一時至 下手後逃去 骨殖罈就藏在
附近錦鷄谷內巖凹之中 常藉樵采爲名 去往谷中哭奠 朱氏年屆狼虎之交 本就嫌他主
僕此舉正合心意 還當他有心避開 這一層到有去拘束 那谷中早晚瘴氣極重 二人先頗

畏避 日子一久 無心中發現一種靈草 不特可禦瘴毒 中毒之後 也可醫治 璉珍因父骨在彼又愛谷中景物奇麗 輕易無人敢作深入 如有不幸 還可作為避禍藏身之所 那靈草 凹谷中甚多 却無人知 乾的一樣有用 二人各採了些 秘藏身旁備用 近一二年中 幾於無日不到 禍發前半年 又往哭奠 因值忘辰 採了些山花 供在靈前 痛哭一陣 菱菱去捉山鷄來烤吃 前往谷底未歸 璉珍一時神昏 便在崖凹大石上 沈沈睡去 過有個把時辰 忽被狂風迅雷之聲驚醒 睜眼一看 暴雨傾盆 狂風拔木 山洪怒瀉谷中都成了河奔流挾着石沙 滾滾流出勢如飛馬聲勢甚是嚇人 菱菱阻雨未曾歸來 所幸巖凹頗深雨打不到身上 正懸念菱菱之間 倏地震天價 個大霹靂 離身不遠打將下來雷聲迅烈 震得人耳目昏眩 前面暗雲低壓中 似有一個尖嘴鳥翼 雷公般的怪物影子 閃了一下當時因為受震過甚 精神恍惚 覺着心裏跳動了一下 也未怎樣在意 迅雷之後驟雨忽止 谷中地形 原本有點往外溜斜 存不住水 雨一止 頃刻之間全都流異 二女當下忙回家 雖然歸還 朱氏知道阻雨 也未深問璉珍飯後安歇 忽然腹中隱隱作痛 轉折了一夜 第二早起床 腹痛雖止可是由此吐酸嘔吐 不思飲食 患起冤孽病來 其實此時連珍如若告

知朱氏 延醫診治或者也能免禍 無如璉珍性情剛毅 認作雨中感寒 沒有和朱氏說 一

見數日 璉珍的病漸好 飲食也復了原 祇是腰圍漸大 主僕二人均不知是什緣故 正

疑慮間 偏巧這日他二人約好 去趁苗人墟集 行前 尤克家忽患頭風 不能同往朱氏因

要往墟集中 購辦一些待用的物品 再帶了兩名長隨自送 任尤克家在家養病去時璉珍主

僕 正在谷中閒遊不會在家 等遊倦歸來 璉珍不知尤賊因病獨留 偶往朱氏房內取針線

進房後 才看見牀上 躺着尤賊正要退出房去 尤賊頭風剛好些 口渴思飲正要喚人取茶

見璉珍入內便喚他取 璉珍本來恨他切骨 無奈心怯其威 恐他在朱氏面前使壞 不敢違

拗 剛強忍奇忿 將茶端過 放向尤賊牀邊 恰值朱氏回轉 行至院內 聞得尤賊語聲

三不知走了進來 朱氏天性多疑 因璉珍素日不特不和尤賊相近 連話都不肯多說一句

今天竟會背了人 給他取茶 雖沒看出有什舉動 總覺情形可疑 當時強壓着滿腔怒氣

沒有發作 却惡狠狠瞪了尤賊一眼 連貞見朱氏輕悄悄掩了進來 本就有些吃驚 喊了一

聲娘 沒聽答應偷覷神色不善 益知不妙 忙即避了出來 朱氏何等留神 見璉珍臉色不

定 越猜是情弊顯然 璉珍一出門 便按住尤賊 查究根底 尤克家原也冤枉 急得賭神

誦咒 叫了無數聲的撞天屈 後來朱氏 又查問二女回家的時刻 經了尤某 種種解釋兀
自不肯深信 除留神觀察外 又故意出門閃避 放尤某一人在家 然後拿出 當年本
領 暗中回來 伏身屋上 準備拿着 真贓實犯 再行算賬 二女機智 自看出朱氏生疑
無時無地 不加小心 尤克家原本不敢妄動 這一來 也更兢兢業業 兩下又是
深仇 璉珍主僕避之 惟恐不遑 那裏會再有同樣的事兒發生 朱氏試探窺查了多次 始
終無跡可尋 疑雲漸解 原可無事 誰知璉珍的腹皮 太不爭氣 定要給他惹禍
日久竟被朱氏看出 想起前事 誣定與尤克家 定要將他置之死地 幸是尤某知道朱氏心
毒 事若弄假成真 自己也脫不了干係 極力苦辯 力說無染 惡咒賭了千萬 朱氏那裡
肯信 把璉珍主僕喚來 拷問了數次 二女身受奇冤 這關係名節的事 寧被打死 也不
肯招認 朱氏認是強詞抵賴 便命人去請墟上的走方郎中來診斷 是與不是 總算璉珍有
救尤克家料知朱氏 有此一着 早暗中用動子 買通好了郎中 到來做張做智了一陣說是
單腹鼓 朱氏聞言 惡陣仗方始緩和了些 屢次聲言 且等到了日分再看 璉珍主僕 俱
是幼女 以爲自身清白 醫生說是鼓症 定然不差 想醫朱氏 許 恐二女使了手脚 存

心裏觀查個水落石出 不然不准醫治 還時常向墟集中查問 以防暗中就醫 璉珍見他禁醫別無痛楚 也就置之不理 又過有半年多光景 朱氏默查 近三四月來 不曾再漲期限 早過剛覺果然是鼓 以前冤枉了他 這一天晚間 璉珍忽然腹中作痛 一陣緊似一陣 這一驚真是不同小可 朱氏以前 又說過那些狠話 被他害死還是小事 一則父仇未報 二則冤枉死了 還留下一個污名 連氣帶急 又負着萬分痛楚 還不敢哭出聲音 以防警覺祇管抱着被角 蒙了頭 吞聲飲泣 哭了個殺去活來 好幾次 菱菱在旁 也急得眼含痛淚 心如刀割 後見情形越來越像 無可奈何 祇得照着平時耳聞 勉強偷偷準備好了 必用之物 好容易挨到亥子之交 璉珍腹中一陣奇痛之後 疼如刀割 一個支持不住 疼暈過去 菱菱早爲準備一見璉珍閉過氣去 忙過去掐着人中輕聲呼喚 忽聽璉珍噁呀了一聲 菱菱聽他大聲 心裏一驚 剛伸開手掌 去捂他嘴 猛一眼瞥見璉珍露出小半個紅裡透白的圓球一般的東西 比西瓜小不了多少 問了聲小姐怎樣 璉珍呻吟着說道 你快想法去了吧 菱菱聞言 略爲放心 因知小姐 和自己行止坐臥 寸步不離 玉潔冰清 決是怪物 一心惦着病人 雖彷彿覺着生的 不似小孩 並未及於細着 這時才想起天剛半

夜正可滅跡，忙又到璉珍腳邊一看，那怪胎果然無頭無腳，祇是一個圓肉球，好似比初生時大有一倍光景，心中又氣又憤，隨手取了一片舊紅錦，低聲指罵道：「該死的冤孽！」

你害我苦命主僕做舍子，隨說隨包，那胎竟有知覺，倏地迸了起來，菱菱忙用手去按，力

猛了些，茲的一聲肉球忽然綻裂一個小孔，孔裏面伸出一隻烏爪一般的烏黑小手，四外亂

抓，彷彿包中怪物，就要裂皮而出，嚇得菱菱七手八腳，連忙包好，璉珍聞聲，又問菱菱

菱菱那敢和他實說，便道：「小姐放心，你生的是塊血團，恐惡婦早來見了，又是禍事，趁

他們睡熟，天方半夜，我收拾了，明早用潤棉花包墊在肚上，仍裝大肚，強掙起牀，當着

淫婦，裝着腹痛，大解回來，把棉包去掉，說鼓病解了些如些東西，忽然好了，連夜將這

東西，往谷中澗底，扔，便無事了，璉珍點了點頭，菱菱雖然精幹，身是少女，心慮憂危

越發手忙腳亂，等到收拾清楚，又給璉珍揩洗乾淨，拿了包中怪胎，往錦鷄谷跑去，二

女也是少不更事，情急之間，沒有細想，祇欲滅跡了事，璉珍是個少女，生子又是怪胎，

再者產後身子，何等虛弱，怎能行動自如，朱氏狼虎之年，已成老翁，那會瞞得過去，當

晚如果實話實說，一發動便去喚醒惡婦，以表無私，或是生後，喚其看視，朱氏原意，祇

要與尤某無事也無關緊要 如見是個怪胎 更去疑心 至多不過罵上幾句而已 這一來
滅跡不成 又到弄巧成拙 如非胎兒仙緣前定 璉珍主僕 該當難消菱菱棄胎之時 巧遇
清波上人 幾乎又惹下殺身之禍 菱菱這裏剛把一切經過 與滿腹寄冤說完 正要問道爺
怎生生救我主僕 清波上人 偶然側耳一聽 喊聲不好 快隨我救你主人去 說罷 伸手
提着菱菱衣領 喝一聲疾 便自破空飛起 菱菱人本聰慧 先因去路被阻 不說明原由
決不放過 見道人氣度不凡 和畫上的神仙一般 又有天大的禍 他都担承的話 一時觸
動靈機 強忍着氣忿 將實情說出 雖望道人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但是朱氏勇武絕倫
除了道人 真是神仙中人 決非敵手 心中祇管希冀 並未敢信 不料一席話 剛剛說完
道人便提了自己衣領 光華閃處 凌空而起 知道遇見神仙垂救 喜出望外 述害怕也都
忘了 目視下方 山石林木 一排排 一堆堆 疾如駭浪驚岸 從腳底下 往後捲去 不
到半盞茶時 家門已然在望 迎面天風 又急又勁 連向側面透氣 都覺艱難 那裏張得
開口 惟恐道人初來 認不得門戶 正發急問 前望家門越近 見眼功夫 身子忽如彈丸
飛墜 直往鎮上人家中落去 驚急昏眩中也沒看清楚 是否到家 脚才點地 便聞璉珍

悲泣 與朱氏怒罵之聲 心剛一跳 道人已自鬆手 勉強定神一看 正落在璉珍臥房外面 天井之中 道人恰似來過的熟人一樣 一放手 便向璉珍房內走去 這時菱菱救主情急 更不暇再計別的 見房外懸有朱氏舊日用的一枝鐵杖 放了手中錦包怪胎 隨手抄起 忙跟踪進房一看 璉珍伏臥床 身子縮在被窩裏面 雖在悲泣 臉上却帶着驚詫之容 菱菱見狀痛心 脚底一點勁 從道人身旁擦過 往床上縱去 剛要慰問 打傷沒有 璉珍含着痛淚 朝外一使眼色 菱菱才想起朱氏怒罵正烈 往前一看 朱氏手持皮鞭 站離床前 約有七八尺遠近 兇神惡煞一般 手指連珍 揚鞭毒罵 氣得鐵青一張臉皮 却不打將過來 道人就立在他身後 也似沒有覺查 尤克家 已打得青一條 紫一條 滿頭滿臉 都是傷痕 心中好生驚訝 何致沒先拷問明白 就下毒手 將尤某打得這樣 尋思未已 朱氏在急怒驚迷中 忽然發現菱菱 從外奔回 縱向床上 手裡還拿着一枝鐵杖 知他衛護主人 意欲相抗 不禁怒上加怒 口中大罵 該萬死的小賤人 到那裏去了 隨罵縱身上 揚鞭就向菱菱頭上打去 菱菱一則準備拚死 二則有了仗恃 忙喊神仙快救我們 要

晚如事如何 且看下集分解

青城劍俠傳第十三集終

